

箋注蒙求

再版

中



標題徐狀元補注蒙求卷中

岡白駒箋註



谷永筆札

顧愷丹青

五十五

前漢谷永字子雲長安人與樓護俱為五侯上客元后傳云成帝
舅王氏兄弟五人同日封侯世謂之五侯長安號曰谷子雲筆札樓君卿唇舌
言其見信用也所議論皆見信用永於經書汎為疏達與
杜欽杜鄴略等不能洽浹如劉向父子及楊雄也其於天
官京氏易最密故善言災異終大司農護字君卿少隨父
為豎出入貴戚家是時王氏方盛賓客滿門五侯爭名其
客各有所厚不得左右不相經也唯護盡入其門咸得其驩
心為人精辯論議常依名節聽者皆竦竦懼自束仕至廣漢

漢書卷之...

太守王莽專政召為前輝光師古云王莽分三輔置前輝光後丞烈以護為之西

京雜記曰五侯競致奇膳護乃合以為鯖煮魚煎肉曰鯖鯖與旺同煎和

名世盛稱五侯鯖以為奇味焉

晉顧愷之字長康晉陵無錫人博學有才氣好諧謔人多

愛狎之每食甘蔗常自尾至本人或怪之云漸入佳境尤

善丹青圖寫特妙嘗以一厨畫厨櫃也糊題其前寄桓玄皆

其所珍惜者玄發其厨後竊其畫而緘閉如舊還之給云

未開愷之見封題如初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亦猶人

之登仙了無怪色其矜伐過實矜自負也少年因相稱譽以為

戲弄初在桓温府嘗云愷之體中癡點各半合而論之正

得平耳故俗傳愷之有三絕絕超也才絕畫絕癡絕終敬騎

戴逵破琴

謝敷應星

晉書戴逵字安道譙國人也少博學善屬文能鼓琴工書畫

其餘巧藝靡不畢綜武陵王晞聞其善鼓琴使人召之逵

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為王門伶人伶人樂工也晞怒引其

兄述述欣然擁琴而往後累召不起逵後竟不仕

晉謝敷字慶緒會稽人性澄靖寡欲靖潔也入太平山十餘

年召皆不就初月犯少微少微一名處士星占者以隱士

當之戴逵有美才人或憂之俄而敷死故會稽人士以嘲

吳人云吳中高士求死不得死

阮宣杖頭

畢卓甕瓦下

晉書阮脩字宣子咸從子也好易老善清言性簡任不修

人事常步行以百錢掛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雖當世富

列傳十九

列傳六十

三六

貴而不肯顧家無儋石之儲晏如也儋石解見下與兄弟同志常自得於林阜間王衍與脩談易言寡言暢衍歎服焉修居負年四十餘未有室王敦等斂錢為婚皆名士也入錢者皆一時名士也時慕之者慕此求入錢而不得後為太子洗馬洗本作先避亂為賊所害

全 晉畢卓字茂世新蔡鮦陽人少希放達為吏部郎常飲酒廢職比舍郎釀熟也比鄰卓因醉夜至其甕間盜飲為掌酒者所縛明且視之乃畢吏部也遽釋其縛卓遂引主人宴於甕側致醉而去卓常謂人曰得酒滿數百斛船四時甘味置兩頭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蟹螯大足在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過江為温嶠長史

文伯羞鼈

孟宗寄鮓

魯語曰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敬叔魯大夫以露睹父為客睹父魯大夫客賓也禮飲尊一人以為賓羞鼈小焉羞進睹父怒怒鼈相延食鼈進以食鼈辭曰將使鼈長而後食之此睹遂出文伯之母聞之怒曰吾聞之先子先悼子也曰祭養尸饗養上賓祭祀尊養尸饗養上賓鼈於何有辭責不擇大者而使夫人怒也遂逐之逐出五日魯大夫辭而復之辭請吳錄孟仁字恭武新刻本作武恭誤也本名宗避孫皓字易焉江夏人少從李肅學其母為作厚蓐大被曰小兒無德致客學者多貧故為廣被庶可得與氣類接也其讀書夙夜不懈肅奇之曰卿宰相器也除監池司馬自能結網手以捕魚作鮓寄母鮓藏魚也以鹽米母以還之曰汝為魚官而以鮓寄我非避嫌也遷吳令吳縣時皆不得將家之官每得時物未

吳志孫皓傳注亦載

以寄母常不先食。楚國先賢傳曰：宗母嗜菘，冬節將至時，菘尚未生，宗入竹林哀歎，而菘為之出，得以供母，皆以為至孝所感。仕孫皓至司空。

史丹青蒲

張湛白馬

前漢史丹字君仲，魯國人。元帝即位為侍中，時定陶共王有材藝，子母俱愛幸，而太子頗有酒色之失。母王皇后無寵，上寢疾，皇后太子皆憂。丹以親密，臣得侍疾，候上間，有病獨寢時，直入卧内，伏青蒲上。應劭云：以青規地，曰青蒲。自非皇后不得至此。泣言曰：皇太子以適長，適讀立，十餘年名號繫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臣子師古曰：自見定陶王愛幸，道路流言，以為太子有動搖之議，審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爭，不奉詔。臣願先賜死，以示群臣。天子素仁，見丹涕泣言，又切至大。

感曰：皇后謹慎先帝，又愛太子，吾豈可違指太子由是為嗣。成帝立，累遷左將軍。

十七

後漢張湛字子孝，扶風平陵人。矜嚴好禮，動止有則，居幽室必修整，遇妻子若嚴君。後漢書注：易曰：家有嚴君，父母之謂也。在鄉黨詳言正色。詳審也。三輔以為儀表。注：儀，法也。人或謂湛為偽詐。湛曰：人皆詐惡，我獨詐善。建武初，拜光祿勳，光武臨朝，或有惰容，輒陳諫，常乘白馬上，每見輒言白馬生，且復諫矣。及郭后廢，稱疾不朝，拜太中大夫。帝強起之，為大司徒。湛自陳疾篤，遂罷。

隱之感鄰

王脩輟社

晉書：吳隱之字處默，濮陽鄆城人。博涉文史，以儒雅標名，標表也。弱冠而介立，有清操。年十餘，丁父憂，丁，當也。居喪，每號

泣行人為之流涕事母孝謹及其執喪哀毀過禮與太常
 韓康伯鄰居康伯母賢明婦人每聞其哭輒餐投筋為之
 悲泣謂康伯曰汝若居銓衡曰銓衡任當舉如此輩人及康
 伯為吏部尚書隱之遂階清級居清顯廣州珍異所出前
 後刺史多黷貨黷握持朝廷欲革其弊以隱之為刺史州
 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之欲隱之至泉所酌而飲之因
 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
 心及在州清操愈厲後致仕授光祿大夫金章紫綬章印
 所環也
 魏志王脩字叔治北海營陵人年七歲喪母以社日亡春
 後五戊為春社五秋後五戊為秋社來歲鄰里社脩感念
 鄉人祀之為五谷之神其名曰社
 母哀甚鄰里為之罷社後太祖破南皮聞脩家穀不滿十

斛有書數百卷太祖歎曰士不妄有名乃辟為司空掾遷
 魏都太守為治抑強扶弱百姓稱之

阮放八雋

江泉四凶

晉書羊曼字延祖少知名歷晉陵太守任達頽縱頽縱好
 飲酒温嶠康亮阮放桓彝同志友善並為中興名士東晉
 時州里稱阮放為宏伯宏大也言思量宏太伯長郝鑿為
 方伯方方正也胡毋輔之為達伯達不拘也卜壺為裁伯裁裁度
 蔡謨為朗伯朗高明也阮孚為誕伯誕放也劉綏為委伯委委
 言用也而曼為黯伯顏氏家訓云黯當作黯黯凡八人號
 委曲也而曼為黯伯無所不施無所不容之意
 兖州八伯蓋擬古之八雋也所謂八伯八雋是也
 羊曼弟聃字彭祖少不經學時論皆鄙其凡庸先是兖州
 有八伯之號其後更有四伯大鴻臚江泉以能食為穀伯

豫章太守史疇以大肥為策伯策粗也散騎郎張嶷以狡安為猾伯狡猾皆也而聘以狼戾為瑣伯狼不聽從也續蓋擬古之四凶也

華歆忤旨

陳羣感定容

華嶠譜序曰文帝受禪魏文帝朝臣並受爵位歆以形色忤旨徙為司徒而不進爵帝久不懌以問尚書令陳羣曰我應天受禪百辟群后莫不悅喜形于聲色而相國及公獨有不怡者何也初文帝即王位羣曰臣與相國曾臣漢朝心雖悅喜義形其色帝大悅歆字子魚平原高唐人明帝時進拜太尉

世說曰文帝受禪陳群有蹙容陳群字長文潁川許昌人進司空錄尚書事初群為兒時祖父寔常奇異之謂宗人

父老曰此兒心與吾宗矣博物志曰大山長陳寔寔子鴻臚卿紀紀子司空群群子泰四世於漢魏並有重名而其德漸漸小減時人為之語曰公慙卿公司空也卿卿慙長長大山丘長也言群不蹙或作慙及紀紀不寔寔也

王濬懸刀

丁固生松

晉書王濬字士治弘農湖人博涉墳典陳通亮達亮明恢廓有大志嘗起宅開門前路廣數十步欲使容長戟幡旗眾咸笑之辟河東從事守令有不廉潔者皆望風引去除巴郡太守郡邊吳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養濬乃嚴其科條寬其徭課其產育者皆與休復復音福漢法免所全活數千人轉廣漢太守垂惠布政百姓賴之夜夢懸三刀於臥屋梁上須臾又益一刀濬意甚惡之主簿李毅拜賀曰

三刀為州字。又益一刀者明府其臨益州乎。稱太守縣令皆曰明府。
 果遷益州刺史。後再刺史益州。武帝謀伐吳。詔濬脩舟艦。艦戰船也。乃作大船連舫。並兩船以木為城。起樓櫓。畫鷁首。怪獸於船首。鷁大鳥以懼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拜龍驤將軍監軍統兵。先在巴郡之所。全育者皆堪徭役供軍。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爾。爾必勉之。稱刺史曰府君。無愛死也。濬自發蜀兵。不血刃。順流鼓棹徑造三山。孫皓降。濬解縛受璧焚櫓。櫓檣也。降者必櫓。送于京師。以功封襄陽縣侯。累轉撫軍大將軍卒。諡武。

吳志。丁固仕孫皓為司徒。吳書曰。初因為尚書夢松樹生其腹上。謂人曰。松字十八公也。後十八歲吾其為公乎。卒如夢焉。吳寶鼎二年二月丁固為司徒。正十八歲矣。

姜維膽斗

盧植音鐘

蜀志。姜維字伯約。天水冀人。與費禕共錄尚書事。加督中外軍事。遷大將軍。整勒戎馬。出戰屢為魏將鄧艾所破。及後主降。後主劉禪維投戈放甲。詣鎮西將軍鍾會。後主已降。遣使於鍾會。令降。會厚待之。出則同輦。坐則同席。謂長史杜預曰。以伯約比中土名士。公休太初不能勝也。諸葛誕字公休。會既構鄧艾。附會以成之。曰。因謂維等詣成都。自稱益州牧。會陰懷異圖。維心知之。欲構成擾亂。圖克復。繆勸之。由是情好相驩。會所憚惟艾。艾就檻車。徵故謂維等其情。自稱益州牧。欲授維兵五萬人。使為前驅。魏將士憤發殺會。及維世語曰。維死時見剖膽如斗大。

後漢盧植字子幹。涿郡涿人。音聲如鐘。少與鄭玄俱事馬融。能通古今。學好研精。不守章句。融外戚豪家。後漢書注。融明德皇。

後之。多列女倡歌舞於前。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眄。融以是敬之。學終辭歸闔門教授。性剛毅。有大節。常懷濟世志。不好辭賦。能飲酒一石。靈帝時為尚書。

桓温奇骨

鄧艾大志

晉書桓温字元子。譙國龍亢人。生未暮。温嶠見之曰。此兒有奇骨。可試使啼。及聞其聲曰。真英物也。父彝以嶠所賞故名之曰温。嶠笑曰。果爾。後將易吾姓也。後必顯達矣。將避名易吾姓也。温豪爽。有風槩。風槩格姿貌甚偉。面有七星。七星。黑子。作少與劉惔善。惔嘗曰。温眼如紫石稜。紫石。英。其色淡紫。其質瑩微。隨大小皆五稜。作蝟毛磔。蝟似鼠毛。有刺。磔。張開也。孫仲謀晉宣王之流亞也。尚南康長公主。拜駙馬都尉。終大司馬南郡公。魏志鄧艾字士載。義陽棘陽人。少家貧。每見高山大澤。輒

規度指畫軍營處所。時人多笑焉。後為尚書郎。時欲廣田畜穀。為滅賊資。資。所取也。使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艾以為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引水澆溉。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指。後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軍興。眾汎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累遷征西將軍。征蜀。大破之。劉禪降。禪。以勲進太尉。鍾會忌其威名。構成其事。遂見害。構成讒。楊修捷對。羅友默記。後漢楊脩字德祖。太尉震玄孫。好學。有俊才。為丞相曹操主簿。操平漢中。欲因討劉備。而不得進。欲守之。又難為功。操出教。唯曰雞肋而已。外曹莫能曉。曹治脩獨曰。夫雞肋。食之則無所得。弃之則如可惜。公歸計決矣。操於此迴師。

脩之幾決多有此類。又嘗出行籌操有問外事乃逆為答。記敕守舍兒若有令出依次通之既而果然操怪其速廉之知狀廉察問也忌脩後因事殺之語林曰脩至江南讀曹娥碑碑背有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壘白操不解問脩曰卿知否脩曰知之操曰且勿言待朕思之行三十里乃得之令脩解脩曰黃絹色絲色絲絕字幼婦少女少女妙字外孫女子女子好字壘白受辛壘擣之辛受辛辭字操曰一如朕意俗云有智無智校三十里

世說云羅友少時多謂之癡常伺人祠欲乞食了無作客為人強記從桓宣武伐蜀按行蜀城道陌果木皆默記之後宣武集蜀道事亦有遺忘皆名列之坐者歎伏

杜康造酒

蒼頡制字

魏武帝樂府短歌行曰長歌行短歌行皆大率言人壽命長短分定不可妄求但當及時為樂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惟有杜康注謂杜康古之造酒者呂氏春秋曰儀狄造酒

淮南子曰昔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許慎曰蒼頡始視鳥跡之文造書契則詐偽萌生去本趨末弃耕作之業務錐刀之利錐刀之末利言小利天知其將餓故為雨粟鬼恐為文書所劾故夜哭也舊云龍潛藏未詳所出

樗里智囊

邊韶經笥

史記樗里子名疾秦惠王之弟疾室在昭王廟西渭南陰鄉樗里故俗謂之樗里子滑稽多智鄒誕云滑稽也諧同也秦人號曰智囊秦武王立以樗里子甘茂為左右丞相疾卒葬渭南章臺東白後百歲是當有天子宮夾我墓至

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墓秦人
諺曰力則任鄙智則擣里任鄙秦力士也
後漢邊韶字孝先陳留浚儀人以文學知名教授數百人
韶口辯曾晝日假臥弟子私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便便肥滿
貌懶讀書但欲眠韶潛聞之應時對曰邊為姓孝為字腹
便便五經笥仁欲眠思經事經書之事寐與周公通夢靜與孔
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嘲者大慙韶之才捷皆此類
桓帝時拜太中大夫著作東觀

滕公佳城

王果石崖

西京雜記滕公駕至東都門馬鳴蹶不肯前蹶踏也以足
跑地久之獸前足踏地曰跑滕公使士卒掘馬所跑地入三尺所
得石椁滕公以燭照之有銘焉乃以水洗寫其文文字皆

古異左右莫能知以問叔孫通通曰科斗書也以今文寫
之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滕公曰
嗟乎天也吾死其即安此乎死遂葬焉滕公即前漢夏侯
嬰官至太僕初為滕令奉車故號滕公

神怪志將軍王果為益州太守路經三峽蜀楚之交山有
兩岸連山無斷處船中望見江崖石壁千丈有物懸在半崖似棺
椁問舊行人皆云已久見之久果使人懸崖就視乃一棺也
骸骨存焉有石誌云三百年後水漂我欲及長江垂欲墮
也欲將欲墮不墮遇王果果見銘愴然曰數百年前知我名
如何舍去因留為營斂瘞埋設祭而去

買妻恥醮

澤室犯齋

前漢朱買臣字翁子吳人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常艾薪

樵也。柴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戴相隨羞之求去買臣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已四十餘矣女苦日久師古云女待我富貴報女功妻恚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何能富貴買臣即聽去後數歲隨上計吏為卒將重車師古云買臣至卒將車至長安詣闕上書待詔公車會邑子嚴助貴幸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詞武帝說之拜中大夫與嚴助俱侍中久之拜會稽太守上謂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今子何如買臣頓首謝入吳界見其故妻妻夫治道買臣呼令後車載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園中給食之妻自經死羞醜目縊再嫁曰再醮買臣乞其夫錢令葬與亦見故人與飲食諸嘗有恩者皆報復焉

卒

後漢周澤字稚都北海安丘人顯宗時為司徒性簡忽威

儀頗失宰相之望後為太常清潔脩行盡敬宗廟嘗臥疾齋宮其妻哀澤老病闕問所苦澤大怒以妻干犯齋禁收送詔獄謝罪漢時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皆詭激過直時人為語曰生世不諧諧偶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後數為三老五更漢官儀於齋下云一日不齋醉如泥泥蟲名醉者似之

馬后太練

孟光荆釵

後漢明德馬皇后伏波將軍援小女年十歲幹理家事同成人嘗久疾大夫人令筮筮者曰此女雖久疾後當太貴兆不可言後又呼相者使占諸女見后大驚曰我必為此女稱臣後選入宮顯宗即位以為貴人時賈氏生肅宗帝命令養之謂女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患愛子不至耳帝以

皇

子命令養 后盡心撫育過於所生。肅宗亦孝性淳篤。恩情
 天至。母子慈愛。無纖介之間。後漢書注。纖介猶微細也。有司奏立長秋
 宮。注。皇后所居宮也。請立皇帝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
 人德冠後宮。即其人也。遂立為皇后。既正位。宮闈愈自謙
 肅能誦易經。好讀春秋楚辭。尤善周官董仲舒書。注。周官常衣大練也。謂厚繒大帛。裙不加緣。裳下。
 後漢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同縣孟氏有女。狀肥醜。而
 黑力舉石。曰。擇對至年三十。父母問其故。曰。得賢如梁伯
 鸞者。鴻聞而聘之。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待妻請罪。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今乃衣
 綺縞。傅粉墨。豈所願哉。妻曰。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為椎
 髻。束髮如著布衣。操作而前。操。炊。汲。具。鴻大喜曰。真梁鴻妻也。

二十

字之曰德曜。名孟光。乃共入霸陵山中。

顏叔秉燭

宋弘不諧

毛公詩傳曰。伯傳。小雅巷。昔者顏叔子獨處于室。鄰人嫠婦。又
 獨處于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至。叔子納之。而
 使執燭放乎且。而蒸盡。縮屋而繼之。蒸。薪之細者。縮。自以
 為辟嫌之不審矣。若其審者。宜若魯人然。雖執燭不可。魯
 有男子獨處于室。鄰人嫠婦。又獨處于室。夜暴風雨至。而
 室壞。婦人趨而託之。男子閉戶而不納。曰。吾聞之。男女不
 六十不間居。六十。據婦人言。間。廁。今子幼。吾亦幼。不可以
 納。子婦人曰。子何不若柳下惠然。嫠不逮門之女。國人不
 稱亂。嫠。或作煦。以氣。曰煦。以體。男子曰。柳下惠固可。吾固
 不可。吾將以吾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曰。欲學柳下惠。

者未有似於是也

後漢宋弘字仲子京兆長安人先武即位為大司空時帝
姊胡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
容德器群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引見帝令主坐屏風
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
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弘
所得租奉分贍九族弘封侯租米地之入奉與俸通秩祿也家無資產以清
行致稱所推進賢士桓梁三十餘人馮翊桓梁等三十餘人或相及
為公卿者後漢書注及猶繼也

鄧通銅山

郭况金穴

前漢鄧通蜀郡南安人以濯船為黃頭郎師古云濯讀曰行船也刺船之郎曰黃頭郎文帝嘗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推上

天顧見其衣尻帶後穿師古曰衣尻帶後謂衣當覺而之漸臺師古云未央殿西南有漸臺以夢中陰目求師古云默而視之求所夢者見通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名姓帝悅尊幸之賞賜
鉅萬以十數師古云每賜輒鉅萬如是一者十數官至上大夫然無他伎能
不能有所薦達獨謹身媚上而已上使相者相通曰當貧
餓死上曰能富通在我於是賜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
氏錢布天下其富如此上嘗病癰通為上嗽吮之嗽亦上
問曰天下誰最愛我者通曰宜莫若太子太子入問疾上
使齧癰師古云齧齧也齧出其膿血太子色難之已而聞通嘗為上齧
之太子慙繇是心恨通景帝立通免家居人告通盜出徽
外鑄錢犯禁出謂之盜出師古云徽猶塞下吏驗問盡沒入
之竟寄死人家

附第十

後漢郭况。真定豪人。光武郭皇后弟。帝善况。小心謹慎。年始十六。拜黃門侍郎。以后弟貴重。賓客輻湊。况謙恭下士。頗得聲譽。遷大鴻臚。帝數幸其第。會諸侯親家。飲燕賞賜。金錢縑帛。豐盛莫比。京師號况家為金穴。顯宗即位。數受賞賜。恩禮俱渥。終特進。

秦彭攀轅

侯霸臥轍

後漢秦彭。字伯平。扶風茂陵人。自漢興之後。世位相承。六世祖襲為潁川太守。與群從同時為二千石者五人。故三輔號曰萬石秦氏。彭為潁川太守。仍有鳳凰麒麟嘉禾甘露之瑞。集其郡境。肅宗幸潁川。輒賞賜錢穀。恩寵甚異。東觀漢記曰。彭去任。老幼攀轅號泣。後漢侯霸。字君房。河南密人。矜嚴有威容。家累千金。不事

附第十

產業。篤志好學。王莽末。為淮平太守。王莽改太。政理有能。名及莽敗。霸保固自守。卒全一郡。更始遣使徵霸。百姓老弱相携號哭。遮使者車。或當道而臥。皆曰。願乞侯君復留。暮年。光武時為大司徒。

淳于炙輶

彥國吐屑

史記淳于髡。齊人。博聞強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嬰之為人。然而承意觀色。為務見梁惠王。一語連三日。三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去。送以安車駟。束帛加璧黃金百鎰。兩日鎰。終身不仕。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徐廣云。鄒衍之術。迂大言。天事。故曰談天。炙輶。過髡。劉向別錄。過字作輶。輶者。車之盛膏器也。炙之。雖盡猶有餘流者。言髡智不盡。如炙輶也。衍奭。謂二騶。

附第十

晉胡毋輔之字彥國泰山奉高人少有知人之鑒性嗜酒任縱不拘小節與王澄王敦庾敳俱為太尉王衍所昵號曰四友澄嘗與人書曰彥國吐佳言如鋸木屑霏霏不絕誠為後進領袖也領袖解見于前元帝時為湘州刺史

太真玉臺

武子金埒

晉書溫嶠字太真太原祈人性聰敏有識量博學能屬文少以孝悌稱於邦族邦族邦國名族也成帝時為驃騎將軍始安郡公世說曰嶠喪婦從姑劉氏家從姑父之從父姊妹劉其夫姓經亂離散唯有一女劉甚有姿慧姑屬公覓婚公有自婚意答曰佳婿難得但如嶠云何姑云喪敗之餘乞粗存活便是慰吾餘年何敢希汝比後少日公報姑云已得婚處門地婿身盡不減嶠因下玉鏡臺一枚姑大喜既交禮女以手披

紗扇撫掌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果如所卜玉鏡臺是公為劉越石長史北征劉聰所得也

晉王濟字武子太原晉陽人少有逸才風姿英爽風采姿貌氣蓋一時好弓馬勇力絕人善易及莊老文詞俊茂伎藝過人和嶠裴楷齊名尚常山公主起家拜中書郎遷侍中坐免官坐事免官乃移第北邙山下性豪侈麗服玉食時洛京地甚貴濟買地為馬埒馬埒謂于外築短垣繞之編錢滿之時人謂為金溝

巫馬戴星

宓賤彈琴

呂氏春秋曰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居不寧居於家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宓子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

任力者故勞任人者故逸

郝廉留錢

雷義送金

風俗通郝子廉飢不得食寒不得衣一介不取諸人曾過

姊飯留錢席下而去每行飲水常投一錢井中

後漢雷義字仲公豫章鄱陽人初為郡功曹擢舉善人不

伐其功義嘗濟人死罪罪者後以金二斤謝不受金主伺

逢萌挂冠

胡昭投簪

後漢逢萌字子慶北海都昌人之長安學通春秋經時王莽殺其子宇子莽之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後漢書注三綱君臣夫婦父子

不去禍將及人即解冠挂東都城門將家屬浮海客於遼

東萌素明陰陽知莽將敗乃首戴瓦盆注盆也哭於市曰新

平新乎注莽為新都侯及因遂潛藏後光武徵不起

魏志胡昭字孔明潁川人養志不仕始避地冀州辭袁紹

之命遁還鄉里太祖為相頻加禮辟昭往應命自陳一介

野生無軍國之用歸誠求去太祖曰人各有志出處異趣

出仕也免卒雅尚義不相屈昭乃轉居陸渾

山中躬耕樂道以經籍自娛閭里敬愛之建安末民孫狼

等叛亂自相約言胡居士賢者居士道藝一不得犯其部

落一川潁川錄賴昭咸無怵惕後公車特徵公車解見于

會卒擊虞作昭贊曰投簪卷帶韜聲匿跡

王喬雙鳥

華佗五禽

後漢王喬河東人爲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自詣臺朝顯宗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鳥自南飛來於是候鳥至舉羅張之羅鳥也但得一雙鳥焉後天下玉棺於堂前喬曰天帝獨召我邪乃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葬於城東百姓爲立廟號葉君祠

後漢華佗字元化沛國譙人兼通數經曉養性之術年且百歲猶有壯容時人以為仙精於方藥處劑不過數種針灸不過數處若疾發結於內針藥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水滸傳所謂蒙汗藥之類既醉無所覺因剗破腹背抽割積聚若在腸胃則斷截前洗除去疾穢既而縫合傳以神膏四五日創愈一月間平復爲人性惡且耻以醫見業曹

操累書呼之數期不反初佗就曹操求還取於巴歸家因詎妻疾不反竟殺之

怒使人察之知廣陵吳普從佗學佗謂普曰人體欲得勞動勞但不當使極耳動搖則穀氣得銷血脉流通病不能生

譬猶戶樞終不朽也古之仙者爲導引之事熊經鴟顧熊經

若熊之攀枝自懸也引挽腰體動諸關節以求難老吾顧身不動而迴顧也

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亦除疾兼利蹠足以當導引體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戲

怡而汗出因以著粉身體輕便而欲食普施行之年九十餘耳目聰明齒牙完堅

程邈隸書

史籀大篆

前漢藝文志曰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又曰秦時始造隸書起於官獄多事苟趣

言蒙求 卷之四

省易趣趣向施之於徒隸也所以名

晉衛恒善草隸書為字勢曰昔周宣王時史籀始著大篆

十五篇或與古同或與古異世謂之籀書或曰秦時下杜

人程邈為衙獄吏得罪幽繫雲陽十年幽囚從獄中作大

篆少者增益多者損減方者使圓圓者使方奏之始皇始

皇善之出以為御史使定書或曰邈所定乃隸字也隸即

真書行書也自秦壞古文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

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恒

字巨山為黃門郎與父璿同遇害

王承魚盜

丙吉牛喘

晉書王承字安期汝南內史湛之子為東海太守政尚清

靜不為細察小吏有盜池中魚者網紀推之推窮詰也

承曰文王之囿與眾共之池魚何足惜邪有犯夜者夜犯

禁為吏所拘承問其故答曰從師受書不覺日暮承曰鞭

撻寧越以立威名非政化之本寧越苦耕稼日何為可免

年可以達矣越曰請以十五年此苦友曰不如學也三十

將休吾不敢休人將臥吾不敢臥使吏送令歸家其從容

寬恕若此渡江為元帝鎮東府從事中郎甚見優禮承少

有重譽而推誠接物眾咸親愛名臣王導衛玠周顛庾亮

之徒皆出其下為中興第一

前漢丙吉字少卿魯國人宣帝時為丞相嘗出逢清道羣

鬪者死傷橫道師古云天子當出或有吉過之不問吉前

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止駐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

掾史獨謂丞相前後失問或以譏吉吉曰民鬪相殺傷長

安今京兆尹職所當禁備逐捕歲竟丞相課其殿最課試

傳 四十四

列傳 五十四

釋 六

卷之四

功曰最下 奏行賞罰而已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於道路
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太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
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三公典調和陰陽職當憂是以問之
掾史乃服以吉知大體初吉為廷尉監治巫蠱郡邸獄
巫師為蠱祝詛人術詳于漢書師古云郡邸獄時宣帝生
治天下郡國上計者時獄繁故曾孫繫郡邸獄曾孫病吉視
數月以皇曾孫坐衛太子事繫吉哀其無辜擇謹厚女徒
令保養之武帝疾望氣者言獄中有天子氣遣使殺獄繫
者內謁者令到獄邸獄吉閉門拒之乃劾奏吉上寤以命
因赦天下郡邸獄賴吉得生恩及四海曾孫病吉視
遇甚有恩惠為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絕口不道前
恩後上問知吉有舊恩不言大賢之制詔封博陽侯

賈琮塞帷

郭賀露冕

二十

後漢賈琮字孟堅東郡聊城人靈帝時為冀州刺史舊典
傳車驂駕傳車驛垂赤帷裳迎於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
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
乎乃命御者褰之百城聞風竦震其諸臧過者臧通臧望風
解印綬去初交趾屯兵反有司舉琮為刺史為交趾琮到
部訊其反狀咸言賦斂過重民不聊生不能故聚為盜賊
琮即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復音徭役百姓
以安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言盡
事在事三年為十三州最
後漢郭賀字喬卿雒陽人建武中為尚書令曉習故事多
所匡益拜荊州刺史到官有殊政百姓便之歌曰歌德仁
明郭喬卿忠正朝廷上下平顯宗巡狩到南陽特見嗟歎

十六

後漢書卷之六

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後漢書注三公服衮冕卷龍形黼文若兩己相背冕以木為之旒冕救行部去襜帷使前後垂玉也天子十二旒上公九旒曰明帝賜三公服救百姓見其容服以章有德華陽國志曰明帝賜三公服救以彰有德所謂露冕蓋本諸部去襜帷露冕使百姓見之此新刻本作露冕不成義不榮之拜河南尹以清靜稱

馮媛當熊

班女辭輦

前漢元帝馮昭儀左將軍奉世女平帝祖母也拜婕妤內寵與傅昭儀等上幸虎圈鬪獸後宮皆坐熊佚佚與出圈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傅昭儀等皆驚走婕妤直前當熊而立上問人情驚懼何故前當熊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故以身當之上嗟嘆倍敬重焉前漢成帝班婕妤越騎校尉况之女帝游後庭嘗欲同輦

載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王迺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張晏云楚王好田樊姬為不食禽獸之肉今有班婕妤後趙飛燕譖告許皇后與婕妤挾媚道祝詛後宮詈及王上考問婕妤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未蒙福為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愆師古云祝詛主如其無知愆之何益故不為也上善其對憐閱之賜黃金百斤

王充閱市

董生下帷

後漢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家貧無書常遊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眾流百家之言仕郡為功曹充好論說始若詭異終有理實以為俗儒守文多失

其真乃閉門潛思絕慶弔之禮戶牖牆壁各置刀筆著論
 衡八十五篇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刺史辟為從事轉
 治中自免還家肅宗詔公車徵不行公車解見前
 前漢董仲舒廣川人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
 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師古云雖
 有園圃不窺視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
 尊之武帝時舉賢良對策為江都相事易主王帝兄素驕
 好勇仲舒以禮誼正王敬重焉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
 陰陽所以錯行求兩閉諸陽縱諸陰其止兩反是師古云謂若閉
 南門禁舉火及開北行之得所欲公孫弘治春秋不如仲
 舒希世用事師古云希與位至公卿仲舒以弘為從諛弘
 族之乃言之於上獨相膠西使相膠西王王亦帝兄尤縱

恣聞仲舒大儒善待之凡相兩國驕主正身以率下數上
 疏諫爭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不問家產業以修學
 著書為事朝廷有大議使使者就問之其對皆有明法自
 魏其武安侯為相而隆儒及仲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
 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才孝廉皆自仲舒發之以壽終
 家徙茂陵子及孫皆至大官

平叔傅粉

弘治凝脂

魏志何晏字平叔南陽宛人尚金鄉公主曹操女為吏部尚
 書駙馬都尉世說曰平叔美姿面至白明帝疑其傅粉夏
 月令食湯餅汗出以巾拭之轉皎白也
 晉杜乂字弘治成恭皇后父也性純和美容有盛名於
 江左王羲之目之膚若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人也桓爽

卷之三十一
 列傳 六十二

亦曰衛玠神清杜乂形清仕為丹陽丞

楊寶黃雀

毛寶白龜

續齊諧記楊寶年九歲時至華陰山北見一黃雀為鷓鴣
 所搏墜於樹下為螻蟻所困寶取之以歸置巾箱中唯食
 黃花百餘日毛羽成乃飛去其夜有黃衣童子向寶再拜
 曰我西王母使者君仁愛救拯實感成濟以白環四枚與
 寶令君子孫潔白位登三事當如此環矣三事三公也寶
 四枚象四世也
 哀平世隱居教授王莽徵之遂逃遁光武高其節公車特
 徵不到子震安帝時為太尉震子秉桓帝時為太尉秉子
 賜靈帝時為太尉賜子彪獻帝時為太尉魏文帝時復為
 太尉震至彪四世太尉德業相繼
 晉毛寶字碩真滎陽陽武人進征虜將軍豫州刺史與西

陽太守樊岷以萬人守邾城石虎遣一萬騎攻之城陷寶
 等率左右突圍出赴江死者六千人寶亦溺死初寶在武
 昌軍人有於市買得一白龜長四五寸養之漸大放諸江
 中邾城之敗養龜人被鎧持刀自投於水中如覺墮一石
 上視之乃先所養白龜長五六尺送至東岸遂得免焉新
 本考列曰萬曆刊本此題作楊生黃雀毛子白龜以避寶
 重蓋後人所改雖不可必從似有其理愚按養龜者非毛
 寶矣其軍人也何得題毛寶白龜當
 作楊兒黃雀毛軍白龜而允當耳
宿瘤採桑 **漆室夏葵**
 古列女傳齊閔王之后頸有大瘤號曰宿瘤在父母家號
 宿瘤女宿瘤
 疾初閔王出游至東郭百姓盡觀宿瘤採桑如故王怪問
 曰寡人出游百姓無少長皆來觀汝不一視何也對曰妾
 受父母教採桑教猶不受教觀大王王曰此奇女惜哉宿

瘤女曰婢妾之職屬之不二予之不忘中心謂何不中心言守也謂猶宿瘤何傷王大悅曰此賢女也命後乘載之女曰父母在內使妾不受教而隨王是奔女也王安用之王大慙遣歸使使者奉禮加金百鎰往聘贈之父母驚惶欲洗浴加衣裳女曰如是見王變容更服不見識也於是如故隨使者至閔王以為后出令果宮室瑱池澤損膳減樂後宮不得重采重采不期月之間化行鄰國諸侯朝之侵三晉趙韓魏懼秦楚宿瘤有力焉及死後燕遂屠齊閔王逃亡而弑於外

大夫之憂婦人何與女曰不然昔晉客舍吾家繫馬園中馬佚馳走踐吾葵使我終歲不食葵鄰女奔隨人亡其家情吾兄行追之暫雇使逢霖水出溺死令吾終身無兄晉言密鄰女雖非吾吾聞河潤九里漸如三百步漸如水浸不潤漸與喻魯國夫魯國有患君臣父子皆被其辱禍及眾之憂延及眾庶庶婦人獨安所逃乎居三年魯果內亂齊楚攻之連有寇男子戰鬪婦人轉輸不得息

韋賢滿篋

夏侯拾芥

前漢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為質朴少欲篤志於學兼通禮尚書以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宣帝時為丞相以老病乞骸骨賜黃金百斤加第一區丞相致仕自賢始少子玄成字少翁好學修父業尤謙遜下士復以明經歷位至

丞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籝籝箱之屬不如一經玄成相

元帝十年守正持重不及父而文采過之

前漢夏侯勝字長公東平人少好學為人質朴守正簡易

亡威儀宣帝時遷太子太傅受詔撰尚書論語說若師古云

賜黃金百斤年九十卒官初勝授太后尚書故賜錢二

百萬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儒者以為榮始勝每講授

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

地芥師古云青紫卿大夫之服地芥草芥也學經不明不如歸耕

阮簡曠達 表耽俊邁

舊注引竹林七賢論曰阮簡成之從子亦以曠達自居阮

任達故父喪行遇大雪寒凍遂詣浚儀令令為他賓設黍

簡食之以致清議鄉論曰清議廢頓幾二十年

晉袁耽字彥道陳郡陽夏人少有才氣倜儻不羈倜儻不羈

於王珣短簿卻說一枝下為士類所稱桓温少時游于博徒資產俱盡

尚有負進財博之思自報之方莫知所出欲求濟於耽而

耽在艱在艱居試以告焉耽略無難色遂變服懷布帽隨

温與債主戲耽素有藝名債者聞之而不相識謂之曰卿

當不辨作表彥道也遂就局俄頃十萬一賭直上百萬耽

投馬絕叫馬局上所陳子擲探布帽擲地曰竟識表彥道

不其通脫如此仕為從事中郎

蘇武持節 鄭眾不拜

前漢蘇武字子卿杜陵人武帝時以中郎將持節使匈奴

單于欲降之迺幽武置大窖中師古云窖舊米粟絕不飲

食天雨雪武卧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

後注蒙求

神乃徙武北海上使牧羝。羝乳乃得歸。師古云羝牡羊也生子曰乳武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昭帝立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常惠教漢使者言之常惠武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言在某澤中由是得還拜為典屬國秩中二十石賜錢二百萬公田二頃百畝為頃它一區武留匈奴十九歲始以強壯出及還鬚髮盡白至宣帝時以武著節老臣令朝朔望號稱祭酒年八十餘卒後圖畫於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

列傳 六十一 鄭

後漢鄭眾字仲師河南開封人精力於學知名於世永平初以明經給事中八年遣眾持節使匈奴眾至北庭虜欲令拜眾不為屈單于大怒圍守閉之不與水火欲脅服眾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後復遣眾眾言臣前奉使不為虜

奴拜單于恚恨遣兵圍臣今復銜命必見陵折臣誠不忍持大漢節對羶裘獨拜帝不聽眾既行在路連上書固爭詔追還繫廷尉會赦歸家後帝見匈奴來者問眾與單于爭禮之狀皆言眾意氣壯勇雖蘇武不過復召為軍司馬終大司農

郭巨將坑

董永自賣

舊注引孝子傳云後漢郭巨家貧養老母妻生一子三歲母常減食與之巨謂妻曰貧乏不能供給共汝埋子子可再有母不可再得妻不敢違巨遂掘坑二尺餘忽見黃金一釜釜與鬲同量也按考工記鬲深四尺內方尺而圓其外容六斗四升其鬲一寸容四升其耳三寸容一升釜上云天賜孝子郭巨官不得奪人不得取舊注云漢董永少失母養父家貧傭力傭役於人至農月以小

車推父置田頭陰樹下而營農作父死就王人貸錢一萬約賣身為奴遂得錢葬父還於路忽遇婦人姿容端美求為永妻永與俱詣主人令永妻織練三百匹放汝夫妻乃織一月而畢主人怪其速遂放之相隨至舊相遇處辭永曰我天之織女也緣君至孝天帝令助君償債言訖凌空而去搜神記云織女生一子曰仲

仲連蹈海

范蠡泛湖

史記魯仲連齊人好奇偉倣儻之畫策不肯仕宦游於趙會秦圍邯鄲而魏使新垣衍索隱云新垣複姓名衍欲令趙尊秦昭王為帝仲連乃見平原君曰梁客新垣衍安在魏都大梁故亦稱梁吾請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請為紹介見衍索隱云紹介猶媒介也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今觀先生

之玉貌非有求者曷為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仲連曰世以鮑焦為無從頌而死者皆非也韓詩外傳云鮑焦周潔而守採樵於椽左食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子貢遇之謂之曰吾聞非其政者不履其地遂死君者不受其刑今子履其地食其利可乎焦遂抱木立死從頭衆人不知則為與從其同為下不能寬宥而死此言非也彼秦弃禮義上首功一身不自喻己留趙不去非為身彼秦弃禮義上首功之國也索隱云秦法以戰勝斬首多為上功每斬獲一首賜爵一級故為首功之國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士以奴虜使其人民彼即為帝則連蹈東海而死耳不忍為之民也於是衍不敢復言帝秦平原君欲封之遂辭去終身不復見

史記范蠡事越王勾踐苦身戮力戮與勳通與勾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報會稽之耻以為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勾踐可與同患難與處安乃裝其輕寶珠玉與其私徒

屬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適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隱
耕于海畔父子致產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為相孟嘗曰
居家致千金居官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乃歸相印盡散
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懷其重寶間行以去正義云間行
止于陶以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可以致富自
謂陶朱公居無何致貲累巨萬巨萬萬也天下稱陶朱公故
范蠡三徙成名於天下老死于陶

文寶緝柳

温舒截蒲

楚國先賢傳孫文寶孫敬到洛陽在太學左右得一小屋
魏文帝立大安止母然後入學編楊柳為簡以寫經
前漢路温舒字長君鉅鹿東里人父為里監門使牧羊温
舒取澤中蒲截以為牒小簡編用寫書稍習善求為獄小

吏因學律令轉為獄史縣中疑事皆問焉太守行縣見而
異之署決曹史又受春秋通大義舉孝廉為山邑丞山邑縣名
宣帝時遷臨淮太守治有異迹

伯道無兒

嵇紹不孤

晉書鄧攸字伯道平陽襄陵人為河東太守没于石勒乃
斫壞車以牛馬負妻子而逃又遇賊掠其牛馬掠奪步走
擔其兒及其弟子綏度不能兩全乃謂妻曰吾弟早亡惟
有一息子曰理不可絕止應自弃我兒耳幸而得存我身
我後當有子妻泣而從之乃弃之朝弃而暮及所弃子
明日繫之於樹而去弃已子存弟子見其義焉及於至江
東仕為尚書右僕射攸弃子之後妻不復孕過江納妾甚
寵之訊其家屬說是北人遭亂憶父母姓名乃攸之甥妹

五十一

子日 攸素有德行。聞之感恨。遂不復畜。安卒以無嗣。時人
 義而哀之。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不仁無後也。
 晉密紹字延祖。父康與山濤善。臨誅。康為鍾會所讒誅。謂紹曰。巨
 源在。巨源。中濤字。汝不孤矣。後濤薦為秘書丞。始入洛。或謂王
 我曰。昨於稠人中。始見密紹。稠。多也。昂昂然若野鶴之在雞
 羣。昂。昂貌。裴頠亦深器之。每曰。使延祖為吏部尚書。可使
 天下無復遺才。累遷侍中。及惠帝蒙塵。天子出奔。馳詣行
 在所。王師敗績。百官及侍衛散潰。唯紹儼然端冕。以身捍
 衛。兵交。御輦飛箭雨集。遂被害於帝側。血濺御服。帝深哀
 嘆之。及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密侍中血。勿去。此言不
 鳴。元帝表贈大尉。謚曰忠穆。祠大年。

綠珠墜樓

文君當壚

三

晉書。石崇字季倫。渤海南皮人。拜衛尉。有妓曰綠珠。美而
 艷。善吹笛。中書令孫秀使人求之。崇時在金谷別館。方登
 涼臺。臨清流。婦人侍側。使者以告。崇盡出其婢妾數十人。
 以示之。皆蘊蘭麝。被羅縠。蘊。蓄也。羅。縠。輕紗也。曰。在所擇。使者曰。受
 命。指索綠珠。不識。孰是。崇勃然曰。勃。然。變貌。綠珠吾所愛。不
 可得也。秀怒。乃勸趙王倫誅崇。遂矯詔收之。詐託。崇正宴
 樓上。介士到門。崇謂綠珠曰。我今為爾得罪。綠珠泣曰。當
 致死於君前。晉書。君。因自投于樓下而死。崇詣東市。東市。殺罪
 人處。所嘆曰。奴輩利吾家財。收者曰。知財致害。何不早散之。崇
 不能答。遂被害。

七十一

前漢卓文君。蜀郡臨邛富人卓王孫女。新寡。好音。慕司
 馬相如與客至其家。酒酣。鼓琴。而以琴心挑之。師古云。挑。寄心於琴。

動之以挑。相如從車騎雍容閑雅甚都。師古云都開文君竊
從戶窺之。心悅而好之。師古云悅其音恐不得當也。當謂對
夜亡奔相如。相如與馳歸成都家徒四壁立。師古云但資
度王孫大怒。文君久之不樂。謂長卿曰。如卿相第俱如臨
印。師古云從昆弟假資猶足以為生乃之臨印盡賣車騎
買酒舍。令文君當壚。師古云壚所以居酒處。相如自著犢
鼻禪。犢鼻禪解見下。與庸保雜作。謂貨作者。滌器於市
中。器也。王孫恥之。杜門不出也。杜塞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
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師古云不今文君既失身
於長卿。長卿故倦游。文穎云倦疲也。言疲雖貧其人材足
依也。王孫分與文君。僅百人錢百萬。歸成都買田宅為富
人。久之蜀人揚得意為狗監。師古云主天侍武帝帝讀子

伊尹負鼎

甯戚扣角

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
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驚召問以為郎。
史記伊尹欲干湯而無由。干求也。乃為有莘氏媵臣。注湯
莘氏從嫁。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或曰伊尹處士。
湯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後肯往。從湯。五反使言素王及九
主之事。索隱云素王。大古質素之王。湯舉任以國政。
三齊略記齊桓公夜出近舍。甯戚疾擊其牛角。高歌曰。南
山矸白石爛。矸。山石貌。或作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
適至矸。矸。研也。爛。明也。從昏飯牛。薄夜半也。薄止長夜曼曼何時且。曼
也。桓公召與語說之。以為大夫。

趙壹坎壈

顏驄蹇剝

也。長桓公召與語說之。以為大夫。

後漢趙壹字元叔漢陽西縣人體貌魁梧後漢書注魁梧壯大之貌望

之甚偉恃才倨傲為鄉黨所擯擯斥也乃作解擯屢抵罪幾

至死友人救得免乃貽書謝恩為窮鳥賦稱其恩德後舉郡上

計到京師時司徒袁逢受計計受上計吏數百人皆拜伏庭

中壹獨長揖逢異之令左右讓之對曰昔酈食其長揖漢

王注食其初見高祖長今揖三公何遽怪哉逢下堂常知非

執手延置上坐河南尹羊陟與逢共稱薦之名動京師

士大夫想望其風采風儀也後州郡爭致禮命聘及十辟

公府並不就終於初逢使善相者相壹云仕不過郡吏竟

如其言題云坎壞坎壞言漢武故事曰上至郎署舍郎麻署也見一老郎鬚眉皓白問何

時為之郎也對曰臣姓顏名駟文帝時為郎文帝好文

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尚少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所謂

也蹇剝蹇難是以三葉不遇也三葉三世也上感其言擢為會

替都尉一本作景帝好美臣貌醜龔遂勸農 文翁興學

前漢龔遂字少卿山陽南平陽人以明經為官宣帝時勸

海左右郡歲饑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禽制禽與上選能

治者以遂為渤海太守年七十餘遂至界移書勅屬縣悉

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皆為良民吏毋得問與鉏

鑿鋤同鉤持兵者酒為盜賊盜賊悉平民安土樂業遂乃開

倉廩假貧民謂給與選用良吏尉安牧養焉尉與通遂見

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商賈酒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

桑民有帶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吏民皆富貴獄

龔遂

龔遂

龔遂

訟止息。後徵遂。議曹王生素嗜酒，亡節度。議曹以諸生有文學者為之。從至京師，會遂引入宮。王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宜曰：皆聖王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以對。上說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對曰：「臣非知此，乃議曹教戒臣也。」上以遂老，不任公卿，拜水衡都尉。王生為丞，以褒顯遂云。

前漢文翁，廬江舒人，少好學，通春秋。景帝末，為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辟陋，有蠻夷風。師士云：辟，讀曰僻。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親自飭厲。師古云：飭，與教同。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為右職。師古云：郡官有中，高職也。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師古云：學官，招下縣子弟為學官弟子。師古云：下縣，四郊之縣，非郡所治也。為除更繇，師古云：不

令從也。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為孝悌力田。每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師古云：益，多也。飭，整也。使傳教令出入閭閻。師古云：閭，閭閻，內中，小門。吏民見而榮之，爭欲為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繇是大化。繇，讀曰由。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武帝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自文翁始。文翁終於蜀，吏民為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晏御揚揚

五鹿嶽嶽

史記晏平仲嬰。索隱云：平，諡。仲，字。嬰，名。為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闚，其夫為相，御擁大蓋。擁，挾抱也。蓋，車蓋也。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揚揚，自得貌。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為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

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

三十一 朱備

前漢五鹿充宗字君孟。五鹿復姓，名充宗。時為少府，貴幸為梁丘易。自宣帝時，善梁丘氏說，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充宗與諸易家論，充宗乘貴辯口。師古云：言辯口，車賈之權。諸儒莫能與抗。

皆稱疾不敢會。有薦朱雲者，召入攝齋登堂。師古云：齋，衣下之裳。抗首而請。師古云：抗，舉也。音動左右，既論難，連拄五鹿君。師古云：拄，刺也。距也。

諸儒為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師古云：嶽，角長貌。遂為博士。

蕭朱結綬

王貢彈冠

四十八 列傳

前漢蕭育字次君，東海蘭陵人。哀帝時為光祿大夫，執金吾。少與陳咸、朱博為友，著聞當世。往者有王陽、貢禹，故長

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綬，印也。言其相薦達也。

四十二 列傳

前漢王吉字子陽，琅邪臯虞人。少好學，明經。宣帝時為諫大夫，與同郡貢禹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師古云：彈冠者，且入言其取舍同也。師古云：取，進趨也。舍，止息也。禹字少翁，以明經潔行著聞，仕至御史大夫。

龐統展驥

仇覽棲鸞

卷七

蜀志龐統字士元，襄陽人。少時樸鈍，未有議者。言無知者。司馬徽有知人鑒，稱統當為南州士之冠。冕由是漸顯，先主領

荊州，統以從事守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吳將魯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謂百里才，居一縣。使處治中別駕之任。

始當展其驥足耳。治中從事，史一人，居治中，別駕之任。傳車，故謂之別駕。驥，千里馬也。諸葛亮亦言之，於先主。先主以為治中從

卷之四

三十一

事親待亞於亮遂並為軍師中郎將

後漢仇覽字季智一名香陳留考城人為蒲亭長勸人

業農畢乃令子弟就學剽輕游恣者皆役以田桑剽輕勇悍輕疾

也賑卹窮寡暮年大化初到有陳元者獨與母居而母詣

覽告元不孝覽親到元家與其母子飲因為陳人倫孝行

譬以禍福之言元卒成孝子鄉邑為之諺曰父母何在在

我庭化我鳴臬後漢書注臬也所生不孝鳥也時考城令王渙政

尚嚴猛聞覽以德化人署為主簿謂曰主簿聞陳元之過

不罪而化之得無少鷹鷂之志邪左傳季孫行父曰見無

鳥覽曰以為鷹鷂不若鸞鳳渙謝遣曰枳棘非鸞鳳所

棲百里豈大賢之路注汝縣令也以奉資勉入大學以

為學畢歸鄉里州郡並請皆以疾辭

諸葛顧慮

韓信升壇

蜀志諸葛亮相先主先主病篤召亮屬以後事謂曰君才

十倍曹丕文帝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

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効忠貞之節

繼之以死又為詔勅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自

是事無巨細皆決於亮嘗上疏其略曰臣本布衣躬耕於

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

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後常

以木牛流馬運糧常與嘗通木牛流馬皆載多行少人不

覽集據武功五丈原武功縣名與司馬宣王仲對於渭南相持百

餘日卒于軍年五十四謚忠武侯亮長於巧思損益連弩

木牛流馬連弩以鐵為矢長八寸一弩十矢俱發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

陳圖詳子咸得其要云

前漢韓信淮陰人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李奇云無善行可推舉選也後屬項羽為郎中數以策干羽羽弗用亡歸漢漢王以為治粟都尉上未之奇數與蕭何語何奇之信度上不即亡何追之居一二日來謁何歸上罵曰諸將亡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至如信國士無雙王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於是擇日齋戒設壇場具禮拜為大將諸軍皆驚後封楚王都下邳謀反赦為淮陰侯卒為呂后所斬

王哀柏慘

閔損衣單

晉書王哀字偉元城陽營陵人城陽郡營陵縣少立操尚有所守博學多能其父儀為文帝司馬見殺哀痛父非命未嘗西

向而坐示不臣朝廷也隱居教授廬于墓側且夕常至墓所拜跪攀柏悲號涕淚著樹樹為之枯母性畏雷母沒每雷輒到墓曰哀在此及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詩小雅蓼莪末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並廢蓼莪之篇家貧躬耕計口而田度身而蠶或有助之者不聽舊本哀作喪非

舊注云閔損字子騫早喪母父娶後妻生二子損至孝不怠母疾惡之所生子以綿絮衣之新曰綿故曰絮損以蘆花絮父冬月令損御車體寒失韜韜與紉通索也父責之損不自理不解也父察知之欲遣後母去也損泣啓父曰母在子寒母去子單衣單也父善之而止母亦悔改待三子平均遂成慈母

蒙恬製筆

蔡倫造紙

初學記云。博物志。蒙恬造筆。又尚書中侯。緹玄龜負圖。出周公援筆。以時文寫之。曲禮云。史載筆。曲禮所載。皆七。此則秦之前。已有筆矣。蓋諸國或未有之。名。各國而秦獨得其名。名。恬更為之。損益耳。其損益。故說文曰。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拂。秦謂之筆也。舊注引博物志云。蒙恬為秦將。始製筆。自此始。今本無之。

後漢官者蔡倫字敬仲。官者。給和帝時。轉中常侍。加尚方令。後漢百官志云。掌上。手。監作。秘劍及諸器械。莫不精工。堅密。為後世法。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為紙。縑。貴而簡重。縑。值並不便於人。倫乃造意。造。始也。無意。姑作。故。用。樹。膚。麻。頭。麻。本。不。及。敝。布。魚。網。以為紙。奏。上。目。造。意。

孔伋緼袍

祭遵布被

說苑曰。子思居於衛。緼袍無表。表一本作裏。緼。象著。二旬。九食。為十日。田子方聞之。使人遺狐白裘。恐其不受。因謂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如弃之。子思辭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故不受。子思曰。伋聞之。妄與。不如遺弃物於溝壑。伋雖貧。不忍以身為溝壑。是以不敢當。

後漢祭遵字弟孫。潁川潁陽人。少好經書。家富給。而恭儉。從光武平河北。拜征虜將軍。遵為人廉約。小心。克己。奉公。賞賜盡與士卒。家無私財。身衣韋袴布被。衣。腰。夫人裳不加緣。帝以是重焉。及卒。愍悼尤甚。車駕素服。臨之。喪禮成。親祠。以大牢。既葬。車駕復臨其墳。存見。夫人室家。問。存。其。

後會朝帝每嘆曰安得憂國奉公如祭征虜乎其見思如此

周公握髮

蔡邕倒屣

史記曰武王崩周公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戒之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食在口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

後漢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後漢書注圉縣故少博學好辭章數術天文妙操音律閑居翫古不交當世後為中郎將獻帝西遷遷都於長安王粲徙長安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屣履也倒屣言遽也粲至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

王公之孫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粲曾祖龔祖暢皆為三公所以稱王公之孫也

王敦傾室

紀瞻出妓

晉書王敦字處仲少有奇人之目尚武帝女襄城公主拜駙馬都尉明帝初移鎮姑孰自領揚州牧謀逆病死割棺戮尸初石崇以奢豪矜物廁上常有十餘婢侍列皆有容色置甲煎粉沉香汁甲煎香名有如廁者皆易新衣而出客多羞脫衣而敦脫故著新意色無怍羣婢曰此客必能作賊又嘗荒恣於色荒迷也體為之弊左右諫之敦曰此甚易耳乃開後閣驅諸婢妾數十人並放之不留一人題云時人嘆異

舊注引世說云王導與周顛及諸朝士詣尚書紀瞻家觀

世說見于注

卷之中

王

妓瞻使妓。瞻有愛妾能作新聲。顓問答之。顏無作色。世說於眾中欲通其妾顏無作色。有司奏顓耽荒詔原之。今本無載。

暴勝持斧

張綱埋輪

前漢暴勝之字公子。武帝末郡國盜賊羣起。勝之為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逐捕盜賊。督課郡國。視謂寧東至海以軍與誅不從命者。有所逐捕及行誅威振州郡。

列傳四十一
不疑傳附

後漢張綱字文紀。犍為武陽人。少明經學。辟為御史。時順帝委縱宦官。有識危心。綱常感激慨然。歎曰。穢惡滿朝。不能奮身出命。掃國家之難。雖生吾不願也。命也。漢安初遣八使。漢安元年。遣杜喬周舉郭舉馮羨。循行風俗。皆耆儒知名。多歷顯位。時俱為顯官。同後。唯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之部。而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

列傳四十六

路安問狐狸。當路居要地也。豺狼。遂奏大將軍梁冀等無

君之心十五事。京師震竦。時冀妹為皇后。諸梁姻族滿朝。帝雖知言直。不忍用。終廣陵太守。

靈運曲笠

林宗折巾

世說新語。謝靈運好戴曲柄笠。孔隱士孔淳之謂曰。卿欲希心高遠。何不能遺曲蓋之貌。遺也。好戴曲笠。有意於

也。謝答曰。將不畏影者。未能忘懷。莊子云。人有畏影惡跡。而迹逾多。走逾疾。而影不離。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跡。愚亦甚矣。將不畏影者。將修身守貞。靜以息跡。則是在處陰處靜也。是無上之域。至此當無好惡也。所以戴曲蓋也。吾將修身守貞。南史謝靈運。晉車騎將軍玄之孫。學博覽羣書。文章之美。與顏延之為汗左第一。襲封康樂公。嗣祖心封。世稱謝康樂。為永嘉太守。郡有各名山水。素所愛好。肆意遊

邀族弟惠連十歲能屬文。靈運嘉賞之。云每有篇章對惠連輒得佳語。嘗於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忽夢見惠連。即得池塘生春草。大以為工。常云此語有神助。非吾語也。後為侍中。免官。尋山陟嶺。必造幽峻。登躡常著木屐。躡履上山則去其前齒。下山去其後齒。起為臨川內史。有逆志。徙廣州。并市靈運詩書。皆兼獨絕。絕超越也。善詩善書。皆超越於眾。每文竟。手自寫之。宋文帝稱為二寶。與詩文。

後漢郭泰字林宗。辟舉不應。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容貌魁偉。褒衣博帶。周游郡國。嘗於陳梁間行。遇雨中。一角墊墊與窳通。傾也。時人乃故折巾一角。以為林宗巾。其見慕如此。或問范滂曰。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不知其他。林宗雖善人倫。人倫。解。見于許劭月

且而不為危言。嚴論。故宦官擅政。而不能傷及黨事。起名士多被害。惟林宗表。閱得免。閉門教授。弟子以千數。及卒。四方之士千餘人會葬。同志者共刻石立碑。蔡邕為其文。謂盧植曰。吾為碑銘多矣。皆有慙德。褒。漢唯郭有道無愧色耳。其獎拔士人。皆如所鑒。

屈原澤畔

漁父江濱

史記。屈原名平。楚之同姓。正義云。屈景昭皆楚之同族。為懷王左徒。博聞強志。志與誌通。記也。明於治亂。嫺於辭令。嫺。習也。辭令。文章辭命也。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害。忌也。因讒之王怒而疏平。後秦昭王欲與懷王會。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如無行。懷王推子蘭勸王行。王死於秦。秦留之。竟死於秦。長子頃襄王立。以子蘭為令尹。令尹。楚之上卿。子蘭使上官大夫短原於

王指人過王怒而遷之遷于江南原至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
 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問曰子非三閭大夫歟離騷序云
 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何故至此原曰舉世混濁而
 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見野漁父曰夫聖
 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
 揚其波與浮眾人皆醉何不鋪其糟啜其醢鋪糟啜醢且
 何故懷瑾握瑜瑾瑜皆美玉也而自令見放為原曰吾聞之
 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誰能以身之察察察察清潔受
 物之汶汶者乎汶汶猶昏暗也寧赴湘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
 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塵埃乎皓皓潔白乃作懷沙之賦
 懷石自投汨羅以死汨羅江名後百餘年賈生為長沙王太傅
 過湘水投書以弔之

魏勃掃門

潘岳望塵

前漢魏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
 早掃齊相舍人門外舍人親近左舍人怪之因持令闢者
 而問之闢者守門者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為子為掃於是舍
 人見勃曹參因以為舍人

晉潘岳為黃門侍郎性輕躁趨世利與衛尉石崇等諂事
 賈謐每候其出與崇輒望塵而拜謐與之親善號二十四
 友岳為其首潘岳石崇歐陽建陸機陸雲繆徵杜斌摯虞
 周恢索秀陳軫郭彰許猛劉謐郭捷左思崔基劉瓌和郁
 訥劉興劉琨號二十四友謐構愍懷太子之文傳會謔
 及晉書限朝廷議立晉書限斷荀勗直以魏正始起
 依違未決賈謐上贊欲引嘉平已下朝臣盡入晉史于時
 議請從泰始為斷皆岳之辭也初岳為琅邪內史孫秀為
 小史給岳給事而狡黠自喜與何晏性自喜之自喜同岳惡其為人數

捷辱之秀常銜忿及趙王倫輔政秀為中書令遂誣岳及石崇謀為亂同被誅謚韓壽子賈充婦郭槐養為子時賈后淫虐謚于預國事權侷人主

京房推律

翼奉觀性

前漢京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壽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為候孟康曰分卦直日之法一又主餘四卦震離兌坎為方伯監司之官所以用震離兌坎者是一至二分用事之日又是四時各專王之氣各卦主時其占法各以其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好鐘律知音聲孝元時以孝廉為郎與石顯五鹿充宗有隙出為魏郡太守房自知數以論議為大臣所非不欲遠離左右及為太守憂懼乃上封事言災異既而顯告房非謗政治歸惡天子

五十四傳

註誤諸侯王遂奔市房本姓李推律自定為京氏

前漢翼奉字少君東海下邳人明經術好律歷陰陽之占元帝即位徵之奉上封事曰治道要務在知下之邪正人鄉正雖愚為用若於是辰時客主邪正之語辰為客其懷邪智益為害略曰參之六合五行則可以見人性知人情六合四方上北方之情好也極行貪狼東方之情怒也本傳云南方之情惡也雖惡廉貞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方之情樂也樂行姦邪下方之情哀也哀行寬大方上方謂北與東下方謂南與西施政者當知此觀情以律明主所宜獨用官至諫大夫

甘寧奢侈

陸凱貴盛

吳志甘寧字興霸巴郡臨江人少有氣力好游俠招合輕薄少年為之渠帥仕孫權以功拜折衝將軍吳書曰寧輕俠殺人藏舍亡命聞於郡中其出入步則陳車騎水則連

輕舟侍從被文綉。幃帳以珠玉為飾。常以繒錦維舟。去或
割弃以示奢也。江表傳曰。曹公出濡須。水臨江飲馬。權率
眾應之。使寧為前部督。勅使夜入魏軍。寧選健兒百餘人。
徑詣曹公營下。踰壘入營。斬數十級。斬首以級數之。北軍驚駭。權
曰。孟德有張遼。孤有興霸。足相敵也。

吳志陸凱字敬風。吳人。丞相遜族子。陸遜字伯玄。孫皓時為丞
相。世說曰。皓問凱。卿一宗在朝。有幾人。答曰。二相五侯。將
軍十餘人。皓曰。盛哉。凱曰。君賢臣忠。國之盛也。父慈子孝。
家之盛也。今政荒民弊。覆亡是懼。臣何敢言盛。

干木富義

於陵辭聘

淮南子曰。段干木辭祿而處家。魏文侯過其閭而軼之。軼伏也。
其僕曰。干木布衣之士。君軼其閭。不已甚乎。文侯曰。干

木不趨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施千里。聲名也。寡

人敢勿軼乎。干木光于德。寡人光于勢。干木富于義。寡人

富于財。勢不若德。尊財不若義。高干木雖以己。易寡人弗

為。使干木之已賢。易寡人之尊。不肯為之也。

古列女傳。楚王聞於陵。子終賢。欲以為相。使使者持金百

鎰。鎰二十兩也。往聘之。子終入。謂妻曰。王欲以我為相。今日為

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丈於前。可乎。妻曰。夫子織屨以為

食。非與物無治也。言有業也。左琴右書。樂亦在其中矣。夫結駟

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

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其可乎。亂世多害。妾恐

先生之不保命也。於是子終出。謝使者。遂相與逃。而為人

灌園。高士傳曰。陳仲子字子終。齊人。辭母兄。將妻適楚。居

於陵自號於陵仲子

元凱傳癖 伯英草聖

晉書杜預字元凱既立功之後從容無事乃耽思經籍為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考眾家譜第譜第世統註謂之序之籍錄也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歷備成一家之學比老乃成又撰女記讚其書當時論者謂預文義質直世人未之重唯秘書監摯虞賞之曰左丘明本為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為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時王濟解相馬又甚愛之又愛而和嶠頗聚斂預嘗稱濟有馬癖癖嗜好之病嶠有財癖錢癖武帝聞之謂曰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終司隸校尉位特進贈征南大將軍初預好為後世名好名稱于後世常言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刻石為二碑

紀其勲績一沉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為陵谷乎

列傳五十五張

後漢張芝字伯英敦煌酒泉人善草書衛恒曰晉衛恒字巨山章帝時後漢章帝齊相杜度號善作篇後有崔瑗崔寔亦皆稱工杜氏殺字甚安而書體微瘦殺去聲謂殺字肉崔氏甚得筆勢而結字小疎伯英因而轉精甚巧凡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必為楷則楷式也號忽忽不暇草書寸紙不見遺忽忽急遽也言雖急遽之際所書草書及寸紙書人不遺之世尤寶其書章仲將謂之草聖

馮異大樹 千秋小車

後漢馮異字公孫潁川父城人父城縣名也好讀書通左氏春秋孫子兵法漢兵起以郡掾守父城光武為司隸道經父

城即開門迎光武署為主簿及王郎起王郎一名郎詐稱成帝光武自薊東南馳至饒陽無萋亭天寒眾飢疲異上豆粥明日光武曰昨得公孫豆粥飢寒俱解及至南宮遇大風雨光武入道傍舍燎衣燎炙也異進麥飯菟肩菟與通因渡滹沱河還拜偏將軍為人異為謙退不伐行與諸將相逢輒引車避道進止皆有表識軍中號為整齊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及破邯鄲乃更部分諸將各有配隸軍士皆言願屬大樹將軍光武以此多之也多重後封陽夏侯拜征西大將軍賜珍寶衣服錢帛詔曰倉卒無萋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誓首謝

前漢車千秋本姓田氏為高寢郎師古云高廟衛寢之郎會衛太子

為江充所譖敗久之武帝頗知太子冤千秋上急變師古云所云非常故訟曰子弄父兵罪當答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上大感寤召千秋至前千秋長八尺餘體貌甚麗帝見而說之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公獨明其不然然父不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公當為吾輔佐立拜大鴻臚數月為丞相封富民侯千秋無他材能術學又無伐闕功勞師古云伐積功也闕經歷也持以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初千秋年老上優之朝見得乘小車入宮殿中故因號曰車丞相

漂母進食

孫鍾設瓜

前漢韓信家貧嘗從下鄉南昌亭長食亭長妻苦之師古云苦也迺晨炊蓐食張晏云未起而蓐蓐中食食時信往不為具食信自絕

去至城下釣有一漂母師古云以水擊絮曰漂哀之飯信數十日信曰吾必重報母母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蘇林云王孫如言公子淮陰少年又侮信眾辱信曰師古云辱於眾中能死刺我不能出跨下師古云跨下兩股之間也信孰視俛出跨下俛亦俯字一市皆笑以為怯及信為楚王召漂母賜千金及下鄉亭長錢百師古云以耻辱之曰公小人為德不竟召辱己少年以為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寧不能死死之無名我死之無名故忍而就此師古云就成也成今日之功也幽冥錄孫鍾少時家貧種瓜瓜熟有三人來乞瓜鍾引入菴中設瓜及飯飯訖謂鍾曰蒙君厚惠今示于葬地欲得世世封侯欲為數代天子又曰我司命也司命星君下山百步勿反顧鍾下六十來步回看並為白鶴飛去鍾遂於此

葬母冢上有氣屬天鍾後生聖聖生權權生亮及和休和生皓新刻本誤也從吳志是正為晉所滅降為歸命侯

壺公謫天

剡訓歷家

後漢汝南費長房為市據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頭及市罷輒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唯長房於樓上觀之異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知長房之意其神也謂曰子明日可更來長房旦日復詣翁翁與俱入壺中唯見玉堂嚴麗皆酒甘肴盈衍其中共飲畢而出翁約不聽與人言之後乃就樓上候長房曰我神仙之人以過見責論人問今當去能相隨乎樓下有少酒與卿為別長房使人取之不能勝又令十人扛之猶不舉翁聞笑而下樓以一指提上視器如一升許二人終日飲不盡

神仙傳。薊子訓。齊人。舉孝廉。除郎中。又為都尉。人莫知其有道。在鄉里。常以信讓與人。三百餘年。顏色不老。曾求抱鄰舍嬰兒。誤墮地死。兒家素尊子訓。即埋之。二十餘日子訓自外來。抱兒還之。家恐是鬼。子訓既去。掘視所埋。但泥而已。又諸老人髮白者。子訓與對坐。共語宿昔。昔夜皆還黑京師。貴人莫不虛心欲見。爭請子訓。比居大學。子訓嘗居學校諸生為請。子訓曰。吾某月日當往。到期子訓以食時發。日中到。未半日行。千餘里。乃見書生問誰。欲見我。卿盡語之。告欲見我者吾日中當往。到日中。子訓果往。二十三處。諸貴人喜。自謂先詣之。先來我處明日相參問。各言子訓衣服顏色如一。而所論說。隨主人所語。不同。遠近驚異。子訓去。乘青驪。出東門陌上。徐徐行。諸貴人走馬逐。不能及。行半日。而相去常一里許。乃止。

劉玄刮席

晉惠聞蟬

後漢劉玄字聖公。光武族兄。族父之子。相謂為族昆弟。王莽末。平林陳牧等聚眾。號平林兵。聖公往從之。及破莽軍。號聖公為更始將軍。眾雖多。無所統一。遂共立更始為天子。更始即帝位。南面。朝羣臣。素懦弱。羞愧流汗。舉手不能言。初入都宛。城時。漢兵誅王莽。傳首詣死。懸於市。宛城遂北都洛陽。後遷長安。初莽敗。惟未央宮被焚。餘宮館無所毀。官府市里不改於舊。更始既至。居長樂宮。升前殿。郎吏以次列庭中。更始羞怩。俛首刮席。不敢視。作顏色變也後赤眉賊入關。見殺。晉惠帝初。為太子。朝廷咸知不堪。政事武帝亦疑焉。嘗使決尚書事。不能對。賈妃遣左右代對。遂安。及居大位。政出

羣下網紀大壞度綱紀也貨賂公行勢位之家以貴陵物忠賢路絕讒邪得志更相薦舉天下謂之互市互市以貨賂得祿位更相薦舉故曰嘗在華林園聞蝦蟆聲謂左右曰此鳴者為官乎為私乎或對曰在官地為官在私地為私及天下荒亂百姓餓死帝曰何不食肉糜無米何不煮肉為粥食之其蒙蔽皆此類

伊籍一拜

酈生長揖

蜀志伊籍字機伯山陽人先主以為左將軍從事中郎遣使吳孫權聞其才辯欲逆折以辭籍適入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乎對曰一拜一起未足為勞權意無道之君本指答無道還機捷類如此而作之幾權甚異之師古云落魄失業者無次前漢酈食其陳留高陽人好讀書家貧落魄師古云落魄失業者無次無衣食業為里監門縣中賢豪不敢役師古云賢者豪者皆不敢役使役食其

謂之狂生沛公略地至高陽召食其入見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師古云洗足也食其長揖不拜曰足下必欲舉義兵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衣師古云輟止也起衣著衣延上坐謝之既下陳留號為廣野君韓信東擊齊又使食其說齊王田廣罷歷下兵憑軾下齊七十餘城師古云憑軾者言但乘車而游說不用兵及信兵至廣以為食其賣己酒烹之

馬安四至

應璩二入

前漢司馬安汲黯姊子少與黯為太子洗馬職比謁者齊子出則前驅儀導威安文深文法深刻巧善宦四至九卿終河南太守昆弟以安故同時至二千石十人

文章叙錄應璩字休璉汝南人博學好屬文魏明帝世本舊作魏文明帝世非也案文章叙錄云博學好屬文善為書記文明帝世云云魏下文字衍歷散騎常侍

齊王即位遷侍中大將軍長史曹爽秉政多違法度璩為
 百一詩以諷焉詩名百一義取其略曰前者墮官去罷官
 也有人適我閭田家無所有酌醴焚枯魚枯魚乾也問我何
 功德三入承明廬璩初為侍郎又為常侍又為侍其言雖
 頗諧合多切世要諧合言世共傳之

郭解借交

朱家脫急

前漢郭解字翁伯河內軹人靜悍沈靜勇悍不飲酒少時陰賊
 感槩師古云陰賊陰懷賊害之意不怙意所殺甚眾以軀
 借交報仇命作姦云命亡命也剽攻不休及鑄錢掘
 冢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長更折節為儉以德
 報怨厚施而薄望後坐客殺人解實不知軹有儒生譏解
 實生吏以責解解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為任俠行

種以睚眦殺人當大逆無道師古云當謂遂族解

同

前漢朱家魯人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藏活豪
 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飲其德師古
 謂不飲沒也諸所嘗施惟恐見之振人不瞻先從貧賤始古
 也家亡餘財衣不兼采無美衣食不重味乘不過輶牛師古
 也重挽專趨人之急甚於己手既陰脫季布之厄及布尊貴
 終身不見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

虞延刻期

盛吉垂泣

後漢虞延字子大陳留東昏人延初生其上有物若一匹
 練遂上昇天占者以為吉及長長八尺二寸要帶十圍與
 通力能扛鼎性敦朴不拘小節又無鄉曲之譽王莽末天
 下大亂延常嬰甲冑擁衛親族注嬰扞禦鈔盜與鈔畧也賴

三十一

其全者甚眾。建武初，除細陽令。每至歲時，伏臘輒休，遣徒繫歸家。徒繫囚，被繫於獄者。並感恩德，應期而還。有囚於家，被病自載詣獄。既至而死，率掾官屬殯于門外。百姓感悅，永平中為三公。

會誓典錄：盛吉字君達，拜廷尉。性多仁惠，務在哀矜。每冬月，罪囚當斷，也。斷死也。其妻執燭，吉持丹筆，相向垂泣。

豫讓吞炭

鉏麇觸槐

史記：豫讓，晉人，嘗事范中行氏。范氏，中夫，而事智伯。智伯尊寵之。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三分其地。襄子怨智伯，漆其頭為飲器。也。晉灼曰：飲器，虎子也。或以為盛酒器，非也。蓋深怨而辱讓，曰：士為知己者死，女為說己者容。注：修之，為沒器耳。讓曰：士為知己者死，女為說己者容。注：修必為智伯報讎，乃變名姓為刑人，入宮塗廁中，挾匕首欲

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搜之，則豫讓也。襄子義而釋之。又漆身為厲，厲，讀曰癩。吞炭為啞，啞，瘖也。使形狀不可知。伏於橋下。襄子至橋，馬驚曰：此必豫讓。問使曰：子事范中行氏，智伯滅之，不為報讎，而反臣智伯，智伯已死，獨何報讎之深？

對曰：臣事范中行氏，眾人遇我，我故眾人報之。智伯國士遇我，注：國士，名蓋，一國者。我故國士報之。襄子曰：寡人赦子，亦足矣。子自為計，讓曰：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以致報讎之意。襄子持衣與之，乃拔劍三躍而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而死。

左氏傳曰：晉靈公不君，杜注：失君道也。厚斂以彫牆，厚賦斂于民，彫畫牆壁。從臺上彈人，而觀其避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宰夫，烹者，胹，煮也。實諸畚，婦人載過朝，杜注：畚，以草索為之，并獸掌，曰躡。不欲令朝臣知之，故

三年

後注蒙求

卷之十

使婦人載盾為正卿。驟諫公患之。使鉅鹿賊之。杜注鉅鹿以過朝。晨往寢門闕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杜注不解寢退衣冠而睡。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槐趙國庭樹。

阮孚蠟屐

祖約好財

晉書阮孚字遙集。始平太守咸之子。元帝以為安東參軍。蓬髮飲酒。蓬亂也。不以王務嬰心。嬰猶轉從事中郎。終日酣縱。常為有司所按。遷散騎常侍。嘗以金貂換酒。金貂侍中之冠也。貂尾為飾。復為所司彈劾。彈劾推也。帝宥之。初祖約性好財。孚性好屐。同是累而未判其得失。有詣約者。約許者見正料財物。客至屏當不盡。屏蔽也。餘兩小麓以着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正見其蠟屐。因自歎曰。未知

一生當著幾量屐。量與編同。雙履也。神色閑暢。於是勝負始分。終

廣州刺史約字士少。豫州刺史逖之子。蘇峻赴京師。矯詔以為侍中。為石勒所殺。

初平起石

左慈擲杯

神仙傳黃初平丹谿人。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見其良。謹便將至金華山石室中。四十餘年不復念家。其兄初起索之不得。見後見市有道士善卜。乃就占之。占弟所在。道士曰。金華山中有牧羊兒。是卿弟。非邪。初起即隨道士尋見。兄弟悲喜。問羊何在。向者所放。初平曰。近在山東。初起往視。了不見羊。但見白石無數。還曰。無羊。初平曰。羊在耳。但兄自不見。便乃俱往。初平言叱叱羊起。於是白石皆起。成羊數萬頭。初起曰。我弟得神通如此。吾可學否。初平曰。唯好

道便得初起便弃妻子留就初平共服松脂茯苓至五千
按神仙傳作五百歲以能坐在立亡日中無影有童子
下支論五千日為是之
色後還鄉諸親死亡略盡乃去以方教授南伯逢友服
松脂
茯苓初平改字為赤松子初起改字為魯班舊本稍
今從神仙傳
是
其後傳服此藥得仙者數十人

登

神仙傳左慈字元放廬江人少明五經兼通星氣見漢祚
將盡乃歎曰值此衰運官高者危才高者死當代榮華不
定貪也乃學道術尤明六甲六甲甲子甲寅甲辰甲午甲
申甲戌也推日逆知吉凶以
突亥為六甲能役鬼神坐致行厨行厨隨
窮日類是也精思於天柱山
中得石室九丹金液經能變萬端曹操聞而召之閉一室
中斷穀食日與二升水暮年出之顏色如故操欲學道左
慈曰學道當清淨無為操怒謀殺之為設酒慈乞分杯飲

酒時天寒温酒尚未熱慈拔簪以畫杯酒即中斷分為兩
向各分慈飲其半送與操操未即飲慈乞自飲飲畢以杯
擲屋棟杯便懸著棟動搖似鳥飛之俯仰之狀舊本脫
字今補欲
落不落一坐矚目視杯已失慈所在操嘗會賓顧眾曰珍
羞俱備所少吳江鱸魚耳慈求銅盤貯水以竹竿釣須臾
引鱸出操曰一魚不周坐席慈更餌釣沈之復引出皆三
尺餘操鱸之恨無蜀薑慈曰易得操怒道取之因曰吾前
遣人到蜀買錦可報令增二端語頃即得薑還使報命報
命
錦後返驗問增錦之狀若符契也

武陵桃源

劉阮天台

陶潛桃花源記云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緣溪行忘路之
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華鮮美落英

續紛今續紛盛也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髣髴似而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街巷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髻。怡然自樂。黃髮老人垂髻童子見漁人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邀還家。為設酒殺雞。作食。村中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遂與外人間隔。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為具言。聞皆歎惋。惋也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既出。得其船。便據向路。處處誌之。及郡詣太守。說太守即遣人隨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續齊諧記。漢明帝永平中。剡縣有劉晨阮肇入天台山採

藥。迷失道路。糧盡望山頭。有桃共取食之。如覺少健。根盡食桃乃下山得澗水飲之。並澡洗。酒千日澡洗足日洗望見蔓菁菜葉。從山復出。次有一杯流出。中有胡麻飯屑。二人相謂曰。去人不遠。因過水行一里。又度一山。出大溪。見二女。顏容絕妙。世未有。便喚劉阮姓名。如有舊喜。問即等來。何晚。因邀過家。廳館服飾精華。東西各有床帳。帷設七寶瓔珞。非世所有。左右直。悉青衣端正。都無男子。須臾下胡麻飯。山羊脯甚美。又設甘酒。有數十客。數十客將三五桃至。云來慶女婿。各出樂器。歌調作樂。日向暮。仙女各還去。劉阮就所邀女家。止宿。行夫婦之道。留十五日。求還女。曰。來此皆是宿福。所招得與仙女交接。流俗何所樂。遂住半年。自以為知經人問二天氣和適。常如三二月。百鳥哀鳴。悲思求歸。三百年矣

甚切女曰罪根未滅使君等如此更喚諸仙女共作歌吹送劉阮從此山東洞口去不遠至大道隨其言果得還家鄉並無相識鄉里怪異乃驗得七代子孫傳聞上祖入山不出不知何在既無親屬栖泊無所却欲還女家尋山路不獲至大康八年失二人所在

王儉墜車

褚淵落水

南史齊司徒褚淵字彥回因送湘州刺史王僧虔閣道壞落水閣道棧道也險絕之處僕射王儉驚跳下車謝超宗抵掌笑曰落水三公墜車僕射彥回出水露濕狼藉超宗先在僧虔舫抗聲曰有天道焉天所不容有地道焉地所不受投畀河伯河伯不受彥回大怒曰寒士不遜超宗曰不能賣袁劉得富貴焉免寒士袁劉東褚淵同受宋顧命輔初去蕭道成有

纂宋心袁劉謀誅道成淵以其謀告道成袁劉皆死之故云賣袁劉儉字仲寶祖曇首父僧綽俱為侍中儉幼篤學丹陽尹袁粲見之曰宰相之門枯柏豫章雖小已有棟梁氣矣枯與檜同柏葉松身終當任人家國事仕至中書監寡嗜欲惟以經國為事少有宰相志賦詩云稷契正虞夏伊呂翼商周舊本儉作常誤也淵年十餘時父有牛墜井營救喧擾淵下簾不視有門生盜其衣淵見謂曰可密藏之無令人知門生慙而去宋明帝遷吏部尚書有人求官密袖一餅金出示之曰人無所知淵曰卿自應得官無假此物若見與必相啓此人懼收金而去後為尚書令歸心齊高帝道成帝立進位中書監世以名節譏之百姓語曰可憐石頭城寧為袁粲死不作彥回生淵告謀戴僧靜攻粲石粲為司徒與尚書令劉彥節彥節貳於高

袁粲父子死之

袁粲為司徒與尚書令劉彥節

彥節貳於高

帝死其事。是時道成已封齊公。進爵齊王。朝臣皆附歸。獨袁劉不欲事。二姓故据齊。曰或於高帝。

季倫錦障

春申珠履

晉書石崇字季倫。父苞位至司徒。臨終分財物與諸子。獨不及崇。其母以為言。苞曰。此兒雖小。後自能得。為荊州刺史。劫遠使商客。致富不貲。貲猶也。後拜衛尉。財產豐積。室宇宏麗。後房百數。皆曳紈綺。有光也。珥金翠。飾也。絲竹盡當時之選。庖膳窮水陸之珍。與貴戚王愷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愷以飴。澳金。澳當作煖。廣韻云。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絲布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崇塗屋以椒。椒胡椒也。漢官儀。皇后宮。愷用赤石脂。赤石脂藥名。武帝每助愷。嘗以珊瑚樹賜之。高二尺許。枝柯扶疏。小曰枝。盛貌。世所罕比。愷以示崇。崇以鐵如意擊碎。愷聲色方厲。

崇曰。不足多恨。今還鄉。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三四尺者六七株。條幹絕俗。光彩耀日。如愷比者甚眾。愷恍然自失。恍然。失意貌。

十八

史記楚考烈王以黃歇為相。封春申君。是時齊有孟嘗君。趙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方爭下士。招致賓客。以相傾奪。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夸楚。為璫瑁簪。璫瑁屬甲。有白黑斑文。刀劍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客也。注。請命。求見。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

甄后出拜

劉楨平視

魏志文昭甄皇后。魏文帝。漢太保甄邯後。袁紹為中子。熙納之。熙出為幽州。后留養姑及冀州平。冀州袁紹所領。文帝納后於

後主蒙求

鄴魏略曰鄴城破。鄴城紹妻及后共坐室堂上。文帝入紹舍見紹妻及后。后怖以頭伏。姑膝上。紹妻兩手自搏也。文帝謂曰。劉夫人云何如此。令新婦舉頭。姑乃捧后。令仰。文帝就視。見其顏色非凡。稱歎之。太祖聞其意。遂為迎取。典略曰。太子嘗請諸文學酒酣。坐歡。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眾人皆感伏。而劉楨獨平視。太祖聞之。乃收楨。減死。輸作。輸作。徒刑也。輸輸送之役。作土功之役。

胡嬪爭擣

晉武傷指

晉書胡貴嬪名芳。父奮家世將門。為鎮軍大將軍。武帝多簡良家女以充內職。自擇其美者。以絳紗繫臂。芳既入選。下殿號泣。左右止之曰。陛下聞聲。芳曰。死且不畏。何畏陛下。下拜為貴嬪。時帝多內寵。平吳後。復納孫皓宮人數千。掖庭殆將萬人。而並寵者甚眾。莫知所適。常乘羊車。以羊恣其所之。至便寢。寢宮人乃取竹葉插戶。以鹽汁洒地。而引帝車。羊好食竹葉。尤嗜鹽。以鹽然。芳蒙幸。殆有專房之寵。侍御服飾。亞于皇后。帝嘗與之擣蒲。爭失。遂傷上指。帝怒曰。此固將種也。對曰。北伐公孫。西距諸葛。非將種而何。帝有慙色。芳生武安公主也。

石慶數馬

孔光温樹

前漢石奮。趙人。孝文時。官至大中大夫。無文學。恭謹無與比。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師古云。史失其名。故皆以馴行。孝謹。官至二千石。馴。師古云。馴。順也。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迺舉集其門。凡號奮為萬石君。師古云。凡。總計。奮。萬石君。號。慶。武帝時。為太僕。御出。為上。御。上問車中幾。奮。萬石君。號。慶。武帝時。為太僕。御出。為上。御。上問車中幾。

十六

卷之四

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兄弟最為簡易矣然猶如此後為丞相

一五十一

前漢孔光字子夏孔子十四世孫經學尤明以高第為尚書轉僕射尚書令師古云先為僕射後為尚書令凡典樞機十餘年有所言輒削草藁言已繕其事書以壞其草以為章主之過以奸忠直人臣大罪師古云奸求也有所薦舉惟恐人之聞知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温室省中樹皆何木也晉灼云長樂宮中有温室殿光默不應答以他語其不泄如是哀帝立拜丞相及王莽權盛稱宰衡光固辭位太后詔曰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其令太師毋朝十日一賜餐賜靈壽杖師古云靈壽木名似竹有枝節長八九尺自然合杖制光凡為御史大夫丞相各再一為大司徒太傅太師歷三世居公輔位

羽佳湯隱操

許詢勝具

隱操

晉書翟湯字道深尋陽人篤行純素廉潔不滑世事耕而後食永嘉末寇害相繼聞湯名德皆不敢犯鄉鄰賴之辟召不至子莊字祖休遵湯之操不交人物惟以弋釣為事弋繳射也謂以繩繫矢而射飛鳥也及長不復獵或問漁獵同是害生何止去其一莊曰獵自我釣自物未能頓盡故先節其甚者且夫貪餌吞釣豈我哉時以為知言知言謂知是理晚節亦不復釣徵命不就子矯亦有高操屢辭辟命矯子法賜孝武時以散騎郎徵不至世有隱行云

篇樓逸

舊注引世說云許詢字玄度好遊山澤而體便登陟時人曰許非徒有勝情勝情愛勝地有濟勝之具濟勝之具便也詢隱永興幽穴每致四方諸侯之遺遺贈也或謂許曰嘗聞

箕山人似不爾耳。許由隱于箕山。故稱箕山人。許曰筐篚苞苴固當輕於天下之寶。筐篚苞苴謂諸侯之寶。謂天下之寶。今本無載。

優旃滑稽

落下歷止數

史記優旃秦倡侏儒也。索隱云倡優侏儒短小也。善為笑言。然合於大道。秦始皇時置酒而天雨。陛植者皆沾寒。秦有陛植。即殿前之謂。曰汝欲休乎。休庇。我即呼女。汝應曰諾。有頃臨檻大呼曰。陛植郎。郎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長身材也。幸雨立。幸為郎。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得卞相代。嘗欲大苑囿。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二世立。又欲漆其城。旃曰。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即欲就之。易為漆耳。顧難為陰室。凡新髮物。露於外。則液。二世笑而止。

律曆

前漢方士唐都分天部。師古云。姓唐名都。方術士也。八分。郡。落下閔與焉。師古云。姓。唐名都。方術士也。八分。郡。落下閔與焉。

曼容自免

子平畢娶

前漢邴丹字曼容。琅邪人。父漢以清行。徵。養志自修。為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

至損益卦。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損益之為卦，上益下，在下則損下益上，而後无咎。遠害欲富則自益，欲貴則居高與損益卦反矣。而以无咎遠害論，則富不如貴，賤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建武中，男女娶嫁既畢，既如賤，救斷家事勿相關。我當如死後，遂肆意遊五嶽名山。泰山南嶽衡山，西嶽華北嶽恒山中嶽嵩山，不知所終。

師曠清耳

離婁明目

呂氏春秋曰：晉平公鑄為大鐘，使工聽之，皆以為調。聲合師曠曰：不調，請更鑄之。平公曰：工皆以為調矣。師曠曰：後世有知音者，將知不調。臣竊為君耻之。至師涓果知鐘之不調，是師曠欲善調鐘，以為後之知音也。
慎子曰：離朱之明，察毫末於百步之外。離朱，孟子所下，水尺不能見淺深，非目不明其勢難覩也。

仲文照鏡

臨江折軸

晉書：殷仲文，陳郡人，轉尚書，素有名望，自謂必當朝政。又謝琨之徒，疇昔所輕者，並皆比肩，常怏怏不得志。怏怏，情也。忽遷洛陽太守，意彌不平。後謀反，伏誅。仲文時照鏡不見其面，數日而遇禍。

前漢：臨江閔王榮，景帝子，立為太子，廢為臨江王。三歲坐侵廟，墮地為宮。墮者，外垣之內，內垣之外，游地也。上徵榮，榮行祖於江陵北門，祖解見于表。既上車，軸折，車廢。師古云：江陵父老流涕，竊言曰：吾王不反矣。榮至，詣中尉府對簿。簿，書罪狀文，次第一責之。中尉郵都簿責訊王，訊問王恐自殺，葬藍田。燕數萬銜土置冢上，百姓憐之。

樂巴嘆酒

偃師舞木

神仙傳。巴蜀郡人。漢帝召為尚書。正朝大會。正月朔百官朝賀。

巴獨後到。頗有醉色。又飲酒。望西南。嘆之。飲後漢書。巴傳。法引神仙傳。有司奏。巴大不敬。詔問巴。巴對曰。臣鄉

作又飲。今據是正。里。以臣能治鬼護病。為臣立廟。今日耆老皆入廟致饗。是

以來。遲適。臣本縣成都市失火。臣巽酒為雨。以滅火災。詔

原罪。即遣使往驗其言。答云。正且失火。食時有大雨。從東

北來。火乃息。雨皆酒氣。後一日。大風天霧暗。失巴所在。尋

問之。其日還成都。與親戚別去。而昇天矣。巴字叔元。見後

漢書。列傳第七。

列子曰。周穆王西巡狩。道有獻工人。名偃師。王問曰。若有

何能。曰。臣有所造。願王觀之。越日。謁見王。越日。王曰。若

與偕來者。何人邪。對曰。臣之所造。能倡者。偃師也。王視之。趣

步俯仰。信人也。巧夫。鎮其頤。則歌。合律。頤也。捧其手。則舞。

應節。千變萬化。唯意所適。王以為實人也。與盛姬內御。並

觀之。穆天子傳云。盛姬。穆王之美人。技將終。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

侍妾。瞬。動目也。王怒。欲誅偃師。偃師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

傳會。革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為。

德潤傭書

君平賣卜

吳志。闕澤字德潤。會稽人。家世農夫。至澤好學。居貧無資。

常為人傭書。以供紙筆。傭書。受雇。寫文字也。所寫既畢。誦讀亦遍。追

師論議。追。追也。究覽羣籍。兼通歷數。由是顯名。仕孫權為中

書令。侍中。太子太傅。每朝。大議經典。所疑。輒諮訪之。以儒

學勤勞。封都鄉侯。

前漢。嚴遵字君平。蜀郡人。修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

弗食卜筮於成都市以為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著龜為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道之以善裁日閱數人師古云裁與才同閱歷也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博覽亡不通依老莊之指著書十餘萬言揚雄少時從游學已而仕京師數為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年九十餘終

叔寶玉潤

彥輔水清

晉書衛玠字叔寶五歲風神秀發風神解祖父攅曰此兒有異於眾顧吾年老不見其成長耳玠舅驃騎將軍王濟雋爽有風姿風姿見于前每見玠輒歎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又嘗語人曰與玠同遊宛若明珠之在側朗然照人玠妻

三

父樂廣有海內重名議者以為婦公水清女壻玉潤晉樂廣字彥輔年八歲夏侯玄見之謂其父曰廣神姿朗徹當為名士可令專學必能興卿門戶衛瓘見而奇之命諸子造焉曰此人之水鏡見之瑩然若披雲霧而覩青天也王衍自言與人語甚簡及見廣便覺己之煩其為識者歎美如此

衛后髮鬢

飛燕體輕

張衡西京賦曰衛后興於鬢髮鬢髮見其美髮悅之飛燕寵於體輕衛后前漢孝武帝皇后也字子夫其家號曰衛氏出平陽侯邑初為平陽公主諱者武帝被霸上被除也福也孟康曰如今還過主既飲謳者進帝獨說子夫帝起三月上也被水起更衣子夫侍尚衣尚主也軒中得幸古師更衣以其寒暖或變也

云軒謂軒車即主因奏子夫送入宮子夫上車主拊其背
今車之施轡者師古云拊謂摩循也強飯勉之即貴願無相忘後
曰行矣行矣猶今言好去也生男據遂立為皇后而男為太子太子與后共誅充遭巫蠱事起解見
千兩吉江充為姦太子與后共誅充誅充太子敗亡而兵敗
走牛帶下后自殺

傳外

前漢飛燕孝成帝趙皇后也本長安宮人即古云宮人者
也初生父母不舉任其三日不死遂收養之及壯屬陽阿
主家學歌舞號曰飛燕以其體輕故名帝嘗微行出過主作樂見
而說之召入宮大幸女弟復入俱為婕妤貴傾後宮立為
皇后後寵少衰而弟絕幸為昭儀弟女弟也婕妤昭儀皆女官名姊弟顯
寵十餘年皆無子及帝暴崩民間歸罪昭儀昭儀自殺哀
帝立尊后為皇太后哀帝為太子頗得趙后力故也西京
雜記曰飛燕為皇后女弟在昭陽殿后體輕腰弱善行步
進退昭儀不能及但弱骨豐肌尤工笑語二人並色如紅
玉為當時第一

玄石沈湎

劉伶解醒

博物志曰昔劉玄石於中山酒家酤酒酒家與千日酒忘
言其節度歸至家當醉節度謂歸家而醉千日而醒而家人不知以為死
也權葬之酒家計千日滿乃憶玄石前日酤酒醉向醒耳
往視之云玄石之死三年已葬於是開棺醉始醒俗云玄
石飲酒一醉千日題曰沈湎沈湎也
晉書劉伶字伯倫沛國人放情肆志常以細宇宙齊萬物
為心常乘鹿車鹿車解見于攜一壺酒使人荷鋤隨之謂
曰死便埋我其遺形骸如此嘗渴甚求酒於妻妻指酒毀

元釋

卷之中

器涕泣諫曰君飲酒太過非攝生之道攝持宜斷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當祝鬼神自誓可具酒肉妻從之伶跪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十斗五斗解醒醒酒也欲解醒更婦人之言慎不可聽仍引酒銜肉頽然復醉醉也醉倒皆嘗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袂奮拳而往攘袂出臂也伶徐曰雞肋不足以安尊拳言體如雞肋之其人笑而止伶未嘗厝意文翰著酒德頌一篇嘗為建威參軍太始初對策盛言無為之化時輩皆高第得調調選伶獨以無用罷竟以壽終

趙勝謝壁

楚莊絕纓

史記平原君趙勝趙之諸公子喜賓客賓客至者數千人相趙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復位家樓臨民家有壁

十六

者槃散行汲槃散也美人居樓上見大笑之明日壁者至門請曰士之不遠千里而來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臣不幸有罷瘥之病罷瘥腰曲背隆高之病也蓋而君之後宮笑臣願得罷瘥者而有此病行形可笑笑而君之稍稍引去者過半勝怪之客曰以君不殺笑壁者以為愛色而賤士即去耳勝乃斬笑者頭自造壁者門謝焉後乃復來向者引去客復來

說苑曰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酒酣燈燭滅有引美人之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援拔趣火來上趣促視絕纓者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奈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今日與寡人飲不絕冠纓者不懼羣臣百餘人皆絕去其冠纓而上火盡懼而罷後晉與楚戰有一臣

常在前。五合五獲首却敵卒勝晉人。莊王怪問乃夜絕纓者。顯報王也。王問對曰往者王隱忍不顯報王也。

惡來多力

飛廉善走

史記飛廉生惡來。惡來有力。飛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紂。惡來善毀護諸侯。武王伐紂并殺惡來。是時飛廉為紂石北方。下文石。晏子春秋曰惡來手裂虎兕。皇南謚曰作石椁於北方。

趙孟疵面

田駢天口

舊注云晉趙孟字長舒為尚書令史善清談面有疵點。疵類時人曰諸事不決問疵面。七略曰田駢齊人好談論時號曰天口駢言其口如天不可窮也。

張憑理窟

裴頠談藪

晉書張憑字長宗吳郡人。有志氣為鄉閭所稱。舉孝廉負其才也。自謂必參時彥。初欲詣劉惔。鄉里及同舉者共笑之。既至惔處之下坐。神意不接。憑欲自發而無端。會王濛就惔清言有所不通。憑於未坐判之。言旨深遠。足暢彼我之懷。通暢王劉所懷。問一坐皆驚惔延之上坐。清言彌留宿至且遣之。憑既還船須臾惔遣傳教。遺使覓張孝廉船召與同載。劉同車。遂言之於簡文帝。帝召與語。歎曰張憑勃率為理窟。歸理也。窟孔穴也。理之所聚。故曰窟。官至御史中丞。晉書裴頠字逸民司空秀之子。弘雅有遠識。博學誓古。少知名。中丞周弼見而歎曰。頠若武庫兵縱橫。當不可一時

之傑也。樂廣嘗與顧清言，欲以理服之，而顧辭語豐博，廣笑而不言。時人謂顧為言談之林藪，累遷左僕射，為趙王倫所害。

仲宣獨步

子建八斗

魏志：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除黃門侍郎，以西京擾亂，不就。乃之荊州，依劉表。表以粲貌寢而體弱，不揚。粲曰：「我進退不甚重也。」歸太祖，累拜侍中。曹植與楊脩書曰：「今世作者可略而言。昔仲宣獨步於漢南，荆州也。孔璋鷹揚於河朔，孔璋，廣陵人，辟難，冀州也。故公幹振藻於海隅，寧陽邊齊，故曰海隅。德璉發迹於大魏，許都故曰大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階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傅之，後蛇於大。」

珠之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也。荆山之玉也。和之玉也。孔璋，陳琳字偉。

長徐幹字公幹，劉楨字德璉，應瑒字也。

魏志：陳思王曹植字子建，年十歲餘，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善屬文。太祖嘗視其文，曰：「汝倩人邪？」植曰：「言出為論，下筆成章，奈何？」倩人時，銅爵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為賦。植援筆立成，可觀。太祖甚異之。每進見，難問，應聲而對，特見寵愛。文帝即位，累封陳王。舊注引謝靈運云：「天下才共有一石，子建獨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同用一斗，奇才博敏，安有繼之。」

廣漢鈎距

弘羊心計

前漢趙廣漢字子都，涿郡蠡吾人也。遷京兆尹，威名流聞，其發奸擿伏如神。師古云：擿，謂動發之也。政清吏民稱之，不容口。師古

云稱美其德。自漢興治京兆者莫能及。為人強力。天性精
 口不能容也。毛氏曰。鉤距。如鉤之有。於吏職。尤善為鉤距。以得事情。距也。吞之則順。吐之則逆。
 使人入其中。不能出。鉤索隱情也。鉤距者。設欲知馬賈。則先問狗。已問羊。
 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賈。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
 失實矣。唯廣漢至精能行之。它人效者莫能及。郡中盜賊
 聞里。輕俠其根株窟穴所在。及吏受取請求。銖兩之姦皆
 知之。後上書告丞相魏相。事失實。宣帝惡之。下廣漢廷尉
 獄。又坐賊殺不辜。數罪。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或願代
 死。願代。願代。竟坐要斬。百姓追思。歌之至今。
 前漢桑弘羊。雒陽賈人子。武帝時。以心計用事。心計。不年
 十三為侍中。與大農丞東郭咸陽。孔僅三人者。言利事。析
 秋毫。析。分也。拜御史大夫。昭帝時。謀反。伏誅。

衛青拜幕

去病辭第

前漢衛青字仲卿。其父鄭季。河東平陽人。以縣吏給事侯
 家。平陽侯曹壽尚武帝姊陽信長公主。師古云。壽姓。李與
 主家。僮衛媼通。師古云。媼者。婢妾之通稱。生青。青有同母兄衛長君。及
 姊子夫子。夫子自平陽公主家得幸武帝。故青冒姓衛氏。冒。謂
 假給事。建章。建章。建章宮中。後拜車騎將軍。擊匈奴。以功封長平侯。
 元朔中。將三萬騎出高闕。名山。追匈奴右賢王。得右賢裨王
 十餘人。眾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十百萬。引兵還至塞。天
 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青為大將軍。諸將皆以
 兵屬立號而歸。李廣傳注。衛青征匈奴。絕大漠。大克獲。帝
 就拜大將軍於幕中。府故曰幕府。
 前漢霍去病。大將軍衛青姊少兒子也。其父霍仲孺先與

少兒通生去病及衛皇后尊去病以后姊子年十八為侍中從大將軍征匈奴以功封冠軍侯驃騎將軍後置大司馬位去病秩祿皆與青等去病為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有膽上嘗欲教之吳孫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顧念不至學古兵法上為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不滅無以家為也上益重愛之

酈寄賣友

紀信詐帝

前漢酈寄字况高陽人丞相商之子與呂祿善及高后崩大臣欲誅諸呂呂祿為將軍軍於北軍漢興天下既定京師有南太尉周勃不得入乃使人劫商令寄給祿祿信北軍師有南寄說祿曰足下佩趙王印不急之國守藩乃為上將將之兵留此為大臣所疑何不解將印以兵屬大尉與大臣盟而之國大臣得安足下與出游勃乃得入據北軍遂誅高枕而王千異祿信其計

諸呂天下稱酈寄賣友

高祖本紀

前漢紀信為將軍項羽圍漢王榮陽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可以間出師古云間出投間隙出也於是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楚因四面擊之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李斐云纛毛羽幢也雉尾為之在車與車衡左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羽見信問漢王安在曰已出去矣羽燒殺信

濟叔不癡

周兄無慧

王四十一

晉書王湛字處冲少有識度龍穎大鼻少言語初有隱德人莫能知兄弟宗族皆以為癡其父祖獨異焉闔門守靜不交當世冲素簡淡器量曠然曠順貌有公輔之望兄子濟輕之嘗詣湛見床頭有周易問曰叔父何用此為湛曰體

中不佳時脫復看耳。脫或然濟請言之。因剖折玄理微妙。

有奇趣皆濟所未聞。武帝亦以湛為癡。每見濟輒朝之曰。

卿家癡叔死未濟常無以答。及是又問濟曰。臣叔殊不癡。

因稱其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舒字陽元

重之曰魏舒堂仕至汝南內史。

左氏傳曰。晉欒書中行偃使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

立之。是為悼公。晉欒厲公逆周子于京師周子有兄而不慧不

辨菽麥。故不可立。杜預曰。菽大豆。豆麥殊形易別。故以為

癡者之候。不慧。蓋世所謂白癡。

虞卿擔簦

蘇章負笈

史記虞卿游說之士躡躡擔簦。徐廣云躡草履說趙孝成

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雙。二十兩為鎰。漢以前以鎰

斤為鎰。金十六兩為斤。再見為趙上卿。故號為虞卿。

前漢蘇章字游卿。北海人。去官不仕於王莽。舊注曰。章負

笈追師笈書箱也不遠千里。

南風擲孕

商受斲涉

晉惠帝賈皇后名南風。父充位三公。初武帝欲為太子。取

衛瑾女。曰衛公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瑾亦位三公

家種賢而多子。美而長白。種賢一也。多子二也。容美三也。

賈家反之賈家種妬而少子。醜而短黑。元后固請。元后武帝荀

顛荀勗並稱充女之美。乃定婚。南風妬忌多權。詐太子畏

惑之。嬪御罕有進幸者。性酷虐。嘗手殺數人。或以戟擲孕

妾子。隨刃墮地。武帝聞怒將廢之。荀勗等救得不廢。及立

為皇后。遂荒淫放恣。專制天下。威服內外。初誅楊駿及汝

...

南王亮太保衛瓘楚王瑋等皆臨機專斷天下咸怨及太子廢謝氏賈后廢之趙主倫等因眾怒謀廢后太子廢之故眾后懼遂害太子以絕眾望倫乃率兵入官廢之矯詔

齋金屑酒賜死齊金屑酒賜死書泰誓曰商王受斲朝涉之脛斲者謂其脛也商王冬月見朝涉之通雅云尚書皆作商王受斲賢人之心曰吾聞聖人而觀其心而觀其心

徐狀元補注蒙求卷中



